



筆作  
會家

庫文秋春

一之輯一第



· 集 一 第 ·

# 會 筆 家 作

· 家 作 ·

殷	渭	小	子	葑	林	昔	田
					拱		
蕪	西	山	木	菲	樞	凡	苗
但	吉	東	天	原	亭	余	余
		方	子	子			
萍	靈	曦	則	魯	杰	林	立

目錄

懷丁玲	田苗(一)
懷郁達夫	昔凡(七)
許傑	林拱樞(九)
李青崖	林拱樞(十三)
方光燾	葑菲(十五)
蹇先艾	子木(二五)
沈從文	小山(二九)
林徽因	渭西(三一)
劇校回憶錄	殷蕪(三三)
葉聖陶	余立(五五)
徐懋庸	余林(五七)
黎烈文	李杰(五九)
暨南四教授	原予魯(六一)
老舍與聞一多	天則(六九)
懷茅盾	東方暎(七五)
記北園二友	吉靈(七九)
憶崔萬秋	但萍(八三)

## 憶丁玲

田 苗

我有時候是十分固執的。比如：自問是不信鬼神的，但是在漆黑的夜晚，也不免要感到一些空虛。

對於女人，也往往有這種固執的觀念。彷彿女人，歷史上缺乏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藝術家……；從而對於女人，一般的總有一些特殊的感覺，雖則，這種感覺並不一定是輕蔑的意思。

有人說：今日中國的女性，（其實這指的是都會裏的女性）既無舊道德，又缺乏新道德。這種說法在某些場合也有他部分的理由。可是，近年來似乎又產生了一派「新女性」——這派新女性我也曾見過幾個，不外乎，雄糾糾，氣昂昂，在在都想壓倒男性，甚至談吐，舉止，不願意生孩子等等，這也許是一種很好的現象；不過我對這種現象也固執著一貫的成見。

可是，一個人的觀念也像世界一樣隨時在變化中。我的觀念——應該說對於女人的觀念也隨時在變化中。然而激起這個變化的力量是丁玲先生，是我遇見了丁玲先生以後的事。

沒有遇見丁玲先生以前，我對於她已經是很熟悉了：她是中國最享盛名的女作家，是一個文學家；我沒有把丁玲先生的外形想象得很出奇，可是見了她之後，偏偏又出乎我的想像之外，她並不是雄糾糾，氣昂昂的女人；見了生人她也與一部分中國女性一樣，她的臉上泛起一陣紅暈。

有一時期，我和她見面的機會比較多些，這倒並不是說，我們之間有什麼正經的事情。幾乎，每一次見面，我們的時間都化在閑談上，我和她二個往往一談就是幾小時，有時準備一些吃的，直可

以談到深夜。如果，有三四個人在一起談話，她的脾氣也往往很濃，一旦有更多的人在一起時，她却變得非常沉默，猶之她生來是一個不喜多話的人。從這裏我看出了丁玲先生是，二個人在一起時最健談，人多了她的話就少了。比如：我和她二個在一起時，她的話語在數量上是經常超過我的，我經常落得一個傾聽的地位，所以，她曾經對我說：

「聊天是一種享受，和幾個談得來的朋友在一起談天，往往比娛樂還好些，許多種娛樂長久了就要討厭的，惟有聊天可以永遠聊下去。」

這種見解與我的也很合得來，所不同者是我願意多聽幾句，她願意多講幾句。

她的談話中，經常提到的人物是她的母親，（關於這些讀者可以參看她的作品「母親」，良友版。）她也很愛她的兒子——韋護。（可參看「韋護」。）

她自己也說：「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我愛兒子的，也許比女兒多些。」

這一點她和一般做母親的人，也差不多，我從旁看來也確知她說的是老實話。

她的兒子經常和她鬧別扭，不過也可以反過來說，她也愛和她的兒子鬧別扭。

那一次，她的兒子要求她到某處去玩，她不去，她兒子硬要她去，她硬不去，她兒子掉頭自己去了，她向她兒子說：

「你去，你就不要回來了。」

「不回來就不回來！」我看見她兒子在拭淚，一邊頭也不回的就往北面去了。

她往南走了幾步，覺得不妥：

「硬不過他，這小鬼！」於是她邀我向她的兒子表示屈服。

這種情形幾乎每一次她和她兒子在一起時，我經常可以看到。然而，她總是說：

「愛兒子也許比女兒多些。」

她的談話中間，也常常談到就近的一些朋友，或加以批評，或不滿，或讚美，我在這裏不想述及這些，因為我不能確定，那些朋友是不是願意接受她的批評，她的批評是不是完全正確，可是她對於我的批評，最後我是完全承認的。

第三次和她見面的時候，她突然對我說：

「你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這不禁使我暗吃一驚。

「什麼缺點？」我問她。

「你這人缺乏憎恨。」

我自問是一個頗好勝的人，我不願人家發現我的缺點，她說我缺乏憎恨，我不禁又暗暗高興，因為我不承認這是我的缺點。我以為天下很少不可原諒的事和人，我以為丁玲先生的朋友把她的一篇原稿遺失了，是出於不意，又是出於不得已，是可以原諒的，可是她的意見與我相反：

「主要的責任是要他真的，」她對我說。「這原稿的遺失主要的是，他基本上不尊重這東西，如果他像作者愛護自己的作品那樣，是不會遺失的。」

是的，我也相信她的話有理，但是我總以為還有可原諒之處。於是她又第二次對我說：

「你有一個最大的缺點，你沒有憎恨。」

「我是有憎恨的，」我向她辯護。「不過，我不願意把我的憎恨透露出來。」

「不透露出來的東西，等於零。」

我依然很高興，我認為她對我的批評，不一定正確。我有的是寬大，有的是博愛，我什麼事都可

以原諒，什麼人都可以原諒，因此，我看來，世界上終究是好人比壞人多。

因此，在談論「紅樓夢」的那天，我和她的見解又一次不能融洽：「紅樓夢」中的人物我最愛的，首推薛寶釵，薛寶釵是雍容華貴，何等大方，何等大量，什麼人都讚揚她，什麼人她都能原諒。

這就產生了第三次她對我說：

「你還是那個最大的缺點，沒有憎恨。」

她認定我這個缺點，却也和我說過相反的話：

「許多人都說你好，你的做人是成功的，但是你太苦於做人了。」

我對於：「許多人都說我好」是著實滿意的，我似乎生平最畏的就是人言，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我的做人確乎太苦了。我不願意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人有不好的批評；我不願意對任何人勉強，我不願意拆散任何一個聚會，彷彿這些都會對不起朋友的。

等到第四次她對我說：

「我總以為你太沒有憎恨！」

這以後，我和她分隴了，天南地北，各走前程，到現在多少年頭了，我們無法會面，甚至無法通信。

我對於丁玲先生沒有任何虧心事，只有一個莫大的遺憾，就是我還沒有向她當面承認過：「我沒有憎恨！」這個生平最大的缺點。她所指出的缺點。

在人生的行程中，一步步走過了綿長的道路，也一年年走向了經驗之堆積。十餘年來，我努力於我的爲人之道，我要在人羣中間做人，而且要做一個好人，爲人稱道的人，這努力消耗了我多少心機和時間，我得到了一些什麼呢？我對人對事沒有憎恨的結果，至多是人家對我也沒有憎恨。人家對我

沒有憎恨，這是什麼呢？這僅僅是人家對我漠不關心吧了。因此我感到失望，悲哀，空虛，我感到孤獨，我彷彿連一個知己的朋友都沒有。這是爲什麼呢？

丁玲先生只對我說沒有憎恨，她沒有對我說：沒有憎恨的人反過來也沒有愛，沒有極度的憎恨，就不會有極度的愛。是的，十餘年來，我曾經極度的愛過什麼沒有？沒有！正像我的對事對物對人一樣。

不知是那一天我開始發生憎恨了，也可以說，長年儲藏着的憎恨，被壓制着的憎恨一旦爆發了，我頭一個憎恨的是我自己，我面紅耳赤幾乎不能生存，我憎恨每一次丁玲先生指出我缺點的時候我都坦然置之，我羞愧到無地自容，我懺悔了。

過去我是拿破特萊爾所說：「我的心是冰包着的太陽。」這句話形容我自己的，可是這以後，太陽的熱度突破了冰塊，我不再是一個感情的輪廓十分模糊的人了，我將她的感情完全透露出來，我發現了一個「真」字。

我開始了對於薛寶釵的憎恨！

我開始詛咒許多我所憎恨的人！

另一方面，我也獲得了我的愛，我有了我所極度愛好的東西。

不久我從憎恨的狂熱中冷靜下來，我發現我真正在人世間做人的光芒了。於是我感到了無限的慰藉。

同時，我也發現了從「沒有憎恨」轉變到憎恨，這一突然事故中我有許多過分的地方：我幾乎完全和人們隔離起來，我愛好完全的孤獨，彷彿一切都是我的仇人，一切事情都是對我不利的。我更需要冷靜的思索，更理智的判別我的愛和憎，於是我從爲人之苦中間解放出來了。我逍遙自在，獲得

了人生的趣味。

我感謝丁玲先生所賜。同時丁玲先生也打破了我對女性的固執的成見。

我和丁玲先生相交一場，我對她不過是她的許多朋友中開的一個，然而她對我是不可忘懷的。

## 懷郁達夫

納子塵緣，惟友情未絕。中秋夜，定後，月到天心，清光大好。忽念與達夫不晤者七年，蓋自丙子別後，遂少音問。三年來，諸友好處，亦均無消息。回憶吳山踏月，湖上放歌，此情宛在。得詩數首，略誌因緣。

夜深人海忽奔騰，驚起雲堂早課僧。拈得靈詮成大笑，酡顏紅於佛前燈。

丙子秋，龍章將出國，羣宴之於西湖大禮堂。夜闌席散，數十輛汽車奔集南屏。履聲人語，如夜潮撼塘。余出視，龍章邁執余手大呼，和尙在是。衆大笑。烹茶醒酒，晨鐘已動。隨衆參佛殿。達夫拈一籤，有孤鸞字句，訝其不祥，戲語達夫曰，倘做孤鸞，還隨和尙出家，達夫大笑。時映霞夫人來在側，乃敢齟舌。

涼雲如絮抹吳山，人月雙圓喜共看，今夜清光何處是？懸知海外照孤鸞。

與達夫夫婦約辛父居士夜遊吳山，余等自四宜亭上，過雲居山，遇靜法師，立談移時。至東嶽廟前，辛父來，蓋來自環翠樓也。隨一僊童，攜樽挈榼，達夫大喜，返至八卦石，爲吳山之絕頂，月下張飲，舉杯樂甚。是日映霞夫人乃弛酒禁，座有居士耳。久之酒盡，踉蹌至四景園，呼燈烹茶，喫酥油餅，已午夜矣。辛父達夫各有詩。此一時也。今達夫映霞世離亦三年餘，人事變幻乃

爾！南屏箋詩，竟成語讖！

孤雁長空夜太清，卅堂何處餐秋英，六年絕域成追憶，一片禪心寄未成！

達夫積版稅，築精廬於杭州場官弄。聚圖書，植花木，著書之暇，孺人稚子。擬顏其額曰，風雨茅廬。嘗自稱有文武兩庫，蓋左近報國寺，素儲軍備；右則緊鄰浙江圖書館。語殊自負。

天南消息絕晨昏，各有炎涼心坎存，我當遲君東海曲，同歸湖上覓題痕。

達夫初入閩，繼去南洋，往來香港星坡間，離婚後，不知所往，微聞映霞已適人。是慰尙飄搖，而鳳已寄泊有所矣！

## 許傑

林拱樞

我的小學時代，白話文的教本還不很通行。那時的高小，國文課除了讀文言的教科書以外，還採用「左傳」和「古文觀止」之類作爲補助讀本。那時候，新文學運動的巨潮雖已澎湃起來，但是我們的國文教師大半還是很古舊，他們從來不會把目光移到新文學上去，也不知道擴取新的東西作爲教材。有時選讀一兩篇梁任公的東西，已經算是「新」得了不得。最好笑的，幾個學期調換了好幾個國文教師，他們選讀的古文，每次都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一直到初中，總算起來，足足教過八九次之多。就是王守仁的「瘞旅文」，韓文公的「祭十二郎文」，每次調來一位新教師，總是喜歡選出來教的。然而教了又教，讀了又讀，縱然是好文章，也不免覺得厭倦起來。

大約在十五年前，我調到滬南近郊的一個學校去肄業，某次，我一班裏的國文課，却是校長先生自己兼的，他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先生，是前清的什麼廩貢生，教的是「戰國策」。他是閩南人，國語說得又慢又不流利，講得起勁起來，索性滿口打的閩南土白，除了閩南同鄉，聽了根本不懂，所以大半昏昏欲睡，其餘便是偷看「紅樓夢」「西遊記」之類的小說。

後來幸而這位校長先生的公務忙不過來，沒有暇晷再兼課，便請了一位年青的新教師來教這一門課。他，就是許傑先生。

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至今還深深地留在我的腦海裏：瘦小的身材，清癯的長臉，蓬鬆的髮，靈活的眼，穿的是西裝，可是領帶却打得並不整齊。從他的不修邊幅，很可以想像出一點文人的風度。

望去還不過是三十歲左右的人吧？可是他那次來我們的學校，並不說出叫許傑，只自稱張知三，至於爲什麼要用「張知三」這個姓名，那理由到現在還不大明白。後來他出版一本「明日的文學」，用了一個與這同音的筆名——張子三。

第一天上講台，他抬起了頭，滔滔不絕地談論着語體文的優點，並且告訴我們當時文壇上語絲社，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這三派的趨勢。於是一向困在舊學圈子裏的我們這班學生，被這新的論調呆住了。真的，在過去的班上，那裏聽到過有這樣透關的新的理論呢？

於是，我和一部份的同學，對於文學觀念都有了轉變。我們不但開始讀起新文藝的刊物來，同時也學習創作，合辦了一個文藝刊物，叫做「落英」。現在回憶起來，固然覺得太幼稚，却不能不說是很值得紀念的。記得第一期「落英彙刊」上還徵得這位導師的一篇短短的散文，題曰「枯枝」，那字裏還不脫他當時一種頹唐的黯澹的氣氛。

在初期的新學運動，有許多作家的頹唐氣本來是很濃厚的，最明顯的當然是郁達夫的作品。許傑早期的作品也是如此，祇要讀了他的第一個集子「飄零」，也就明白。收在「慘霧」裏的「醉人的湖風」，更是這一類的代表作。這原因大約不全在受了當時文學的影響，一半也由於他的飄泊生活的真實體驗。

許傑在我們學校教書，常常引起同學們的詫異的，是他在課餘便往往把房門關閉起來，把自己關在裏面。尤其在晚餐以後常是如此。但是頑皮的同學們時常會去打擾，總害得他沒精打采地來啟門。等到後來我們知道他是小說家的許傑，才明白他關起了房門，原來是躲在裏面寫作，而不願意使人家知道他是作家許傑的緣故。

作家們是喜歡過飄泊的生活的。他在我們的學校裏只教了半年，便到上海藝術大學去做教授。以

後又到旁的學校去教。接着便到南洋去。

在上海，他本來編過一種「華僑努力週報」，後來他到南洋去，據說也是教書而兼編報。在這期間，他寫成了「馬戲班」和「椰子 and 榴槤」這兩本作品，都是以南洋爲背景，所以地方色彩特別濃厚。

南洋的生活厭倦了以後，他又回上海，擔任了幾個大學的教授，有時也在「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一些評論，創作小說却漸漸減少了。

去年秋間，達到從浙東來的朋友，他告訴我，近幾年來許傑一直在他的故鄉台州教書。



## 李青崖

林拱樞

最早從文學研究會這一系的刊物「小說月報」和「文學周報」上面，時常看到關於李青崖譯的短篇小說，其中尤以莫泊桑的小說居多。後來他出版了好幾部莫泊桑短篇小說集，李青崖成了翻譯莫泊桑小說的專家，猶如趙景深以譯柴霍甫小說著名。

那時候，我正在大夏，聽李青崖教授的課。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十分質樸的學者。他也是個矮胖子，雖然不像趙景深教授的發福，但走起路來已經有點迂緩了。穿的總是長袍，看起來大有市儈的模樣。據說他從前在什麼地方當過縣官，還做過生意，都是很不錯的樣子，也許是實話。

瞧他的外貌，似乎覺得有點魯鈍，其實他的談吐有時頗有風趣。他也是一位有口才的教授，演講文學理論，全無枯燥之弊。有時夾入幾句幽默的笑話，他自己却全不笑。

此外，他也算得是一位「論語派」的作家。他長於翻譯法國的小說，却很少見到他創作的小說，不過他時高與寫一點幽默的文章。從前林語堂創刊「論語」半月刊的時候，便刊載了他的妙文。

說到幽默，記得他還曾有一個主張，提議把「幽默」這兩個字改譯為「語妙」，因為他以為「幽默」兩字含義太深奧，不如「語妙」之淺顯。

那末，他不僅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翻譯家，在幽默作家裏他也可算一個的。不錯，看到他的胖胖的臉，有時也真覺得有些幽默意味。



## 方光燾

荇 菲

雨，連連綿綿的下着。室內瀰漫了一種叫人無可奈何的濕氣。天黑得很早，不知是什麼時候入了黃昏的。在昏黑的燭光下，我打開了朋友從南方來的信，內中有一段說道：「方先生和我住在一起，經濟上相當窘迫，對於周圍的那種敷衍苟且的情形，他又看不慣。……」雖只寥寥的幾句，反覆的讀着時，却彷彿見到了先生的風貌，心里說不出的懷念和惆悵。

雨漸漸的大了，正敲着窗子，燭光也搖曳不定。看錶，還不過八點鐘：若是大家都在上海，此刻乘了電車再換坐公共汽車，到方先生家去閒談還不算晚呢！——心中那末想着時，突然的感到萬分寂寞，彷彿兩年來的孤寂，幾乎全變成了可以觸摸的東西，累累的堆疊在四周；彷彿雨聲也太亂太雜了。

對着燭火爍爍，無以爲計，倒想瑣瑣碎碎的記點方光燾先生的事，懷着取暖的心情，就我所認識和理解的，畫出這位老師的面影來。

是爲序。

我沒看見過方先生的照片，在真如念書的時候，我並不認識方先生；雖然他天天在我們的宿舍門前走過。我只知道凡是選讀他的「日文」的同學，在上講堂之前，大多要溫理一下書本，心裏便想：大概總是一位十分嚴峻的教授吧。及至我因選讀他的「翻譯」和「文藝習作」而認識他時，學校已經

搬進當時的租界，方先生和他的家眷也在馬斯南路住下了。

廿七年秋天，我突然病倒，生起傷寒症來了。所謂「突然」，指的是我當時的感覺。朋友和同學們有感覺「突然」的，都紛紛的來望我。來了以後，他們自己找座位，自己倒茶喝，同我隨便談幾句，或是幾個同來的人，互相說笑撩天，忽然想到要走時，便一齊闖的走掉了。因為都是極熟的朋友，我家里的人，又都在忙亂之中，所以一概不予招待，任其自來自去。一天上午，朋友V又來看我，同來的還有一個人。那人走到三層樓，在我的床邊坐下時，微微有點喘息。他示意叫我不耍客氣，切弗動彈，接着便問我請什麼醫生，吃些什麼東西，怎樣吃法。話是很平淡的話，態度則十分認真。聽到我的答話後，他點點頭。點點頭後，他却找不到話說了；我也十分惶惑，不曉得說什麼話好。如是的沉默了三分鐘，他看看錶，站起來道：「我十點鐘有課，——須得快點走了。」便匆匆的走下樓去。V爲我送他出門。重新回到樓上時，我就怪V不該把方先生也當做「伙子」，拉了來看我的病。

「我又不曾拉他，——他聽說你生的是傷寒，就急急乎要來看你。」

「我真不曉得說什麼話好。奇怪的是方先生也不說什麼。」

「他怕你吃生硬的東西。——你已經告訴他只吃流質，隔三個鐘頭吃一次，他自然不用說什麼話了。」

當我們這樣講着時，我母親和我的——個表親，恰巧也來到房中。母親聽了，覺得失禮之至，非常的過意不去。V却順口道：「因為是方先生，這點倒不必介意：還是這樣的好。……」我那表親當時沒發表意見，等V一走，便問我道：

「我覺得真奇怪，剛才我在門口遇見的那個人，穿一件灰不灰黃不黃的袍子，頭髮硬得像茅柴，眼鏡深得像兩個洋瓶底，又瘦又黃，就是你的先生，就是國立大學的教授嗎？——還不及私立小學的

校長和洋行里的買辦神氣哩。」

是的，那就是方光燾先生。

在學校里，我們那一系的人最少，師生之間的關係，也較他系來得密切，作學生的到教授家里去借書甚至撩天，也是常有的事。但就一般而言，接談之際，無論在師的方面或是生的方面，總意識到彼此之間的那點距離，因此在舉止上或是言談上，用一句當時流行于我們間的話，都是多少有些 *Reserved* 的。說也笑話，當老師們謙和地遞過來一支烟或是一件點心，用手去接時，彷彿那是分給自己的一張考卷或是一份護義似的。到方先生家里去是難得有點心吃的，偶而方師母去買了饅頭來，方先生大概總要數一數，頷口道：「恰好每人兩個，」于是大家伸手去取，一剎那便完了。烟是常備的，餐的時候却很少，總是將整包丟在桌上，儘各人隨便拿來吸。但主要的特點，還是方先生說話的直率坦白。他除非不開口，一開口，就像河水開了閘，什麼都留不住了，好在他也不想留住什麼。但也就因為這緣故，有的人以為他率真，可以親近，有的人以為他不留情面，遠遠的規避着了。

那時候，在我們幾個當在一起玩的朋友中，華鈴是「把詩當做餼糧」的。對於他寫的詩，李健吾老師和那時在編一張夜報副刊的王統照先生，都極為推賞。後來編成集子，李先生還給他作序，括號里的話，便是引自那齣爛的序里的。集子印好後，分送很多，華鈴虔誠地徵求批評和意見。決定一件藝術品的價值是很難的，我們自然可以不必置喙；可是讀後的印象，却不能說沒有。但，就各人讀後的好惡而論，大家却很不一致。凡歡喜他的詩的，答起詩人執拗的問題來，自然比較容易；而不甚歡喜的，既怕傷了他的自尊心，又怕自己不說實話，就覺得很難請教了。V頂乖，答得也最俏皮：「我最歡喜你那些附註！」有時候華鈴歡喜在詩後面加點註，往往很長。同樣是心血的結晶，（寫得真的

不壞，)附錄也爲作者所溺愛，有人歡喜，他是高興的。于是高興地再去問別人的讀後感。這就輪到了方先生；他答道：「我看不大懂，」就是這麼直截的一句答話；但在方先生，已經算是很含混的了。華鈴也並沒因此不高興；他虛心，明白當面說實話原是方先生的本色。——不僅如此，即使涉及了他自己的事，方先生也一樣的直率坦白，毫不隱諱。一個飽經塵世的中年人，自然懂得什麼叫做掩飾，他却不願意那麼做。例如在上第一堂的「文藝習作」時，方先生就很不圓通的告白道：

「這一個 Course 是院長指定我來教的。一個專任教授必須教四個 Courses，我教了這一個，便湊足四個了。據說以前張天翼先生教過這樣的功課，可惜他已經不在這里了；我自己却不曉得應該怎樣教法。創作恐怕不是教室里所能教得好的吧。然而院長已經點了菜，我這個壞廚子總得勉力燒一下，若是諸位吃得不好，我以為還是早點退選來得妥善。這功課雖名爲「文藝習作」，我却想把它縮小爲小說和散文的習作。詩，我是不懂的。其實小說我也弄不來；我以前的確也曾學寫過小說，然而失敗了的。後來又想研究文藝批評，終於完全把興趣和精神集中到語言學的研究上了。你們要聽我的課，還是聽語言學吧；教授過的回數多，自己也還在不斷的用功，講起來總比較の有把握些。至于這湊數的功課：「小說法程」或「小說作法」我是一向討厭的，不想講它；此後只有逼你們多寫，同你們討論文學上的種種問題，(最好是山你們提出來，)再把我學做小說的失敗告訴你們，作爲前車之鑑。……」

聽方先生的課是很吃力的，毫無輕鬆愉快之感。他不說笑話，沒有海外奇談的穿插，他的講演大多是樸素而枯燥的，說得又較一般人滯緩，傾聽着則嫌它不夠流暢，用筆去記時，却覺得很少有多餘浪費的字句，彷彿又講得太快，沒法子記全它了。偶而因意外事故，觸動心經時，方先生也發點牢

駭。牢騷除了引起人的共鳴或反感外，同時也引起聽者和說者的痛快之感，但方先生的牢騷却令人窒息。其實單是他那說話的聲音，已經夠人窒息的了：一字一句都是從喉嚨頭逼壓出來的，不像「說」也不像「講」，簡直是在「喊叫」。每逢上課時，他總是那末聲嘶力竭的喊上五十分鐘，雖然教室很小，學生也並不多。而他自己正有着肺病的嫌疑，朋友們都勸他戒絕烟酒，住到乾燥的北方去。他自然明白叫喊不宜于他這樣的身體，却怕學生們聽不清楚，始終認真的喊着。

認真是方先生爲人治學的基本態度。在有意無意之中，他讓自己的那點態度，在聽他的課的學生中間，起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

在「翻譯」課上，除了叫我們頻頻練習翻譯外，並指定一二本名家們譯注的中英對照的傑作，囑我們回去細細推考，將認爲有問題的譯方摘出，在課堂上提出討論。我們閱讀時大多馬虎，語文程度又差，起初很少有人能指出誤譯的處所。方先生可讀得十分認真，他體味原作，用日法兩國譯文對照比較，指出中文不少誤譯的地方，同時又提示了比較完美的譯法。漸漸的，我們也學得了較爲精密的審別力，發覺所謂名家也者的譯文，平均每面上有三二處誤譯或是曲解，有一位更其滑稽，譯文雖錯，附錄的注釋却是對的，原來他的注釋抄自日譯本，而譯文則是他自己的手筆，沒受外來的「影響」。提起這些名家並無十分鄙薄的意思，他們也許自有苦衷，特別是生活上的苦衷。倒想謝謝他們的疏忽，使我們學到了認真和謹嚴的翻譯態度。方先生自然更應該感謝，可是他不喜歡那一套。也好，姑且按下感謝，續記一件他認爲遺憾的小事：有一次，一位同學，用他自己的署名，不加說明地把方先生的一段講演的紀錄，拿出去發表了。那時他正在教修辭學，正嘗試着用格式心理學代替聯想心理學來解釋修辭上的比喻等等的課題，發表的大概正是這方面的一段。方先生知道了這事，看到了那段發表的東西後，心中十分不安，怏怏的道：「這門功課，連這一回在內，我總共不過講過兩次，一切

材料和心得，都在發展之中，離成熟還遠得很。我在課堂上講，也還是取討論的態度，他却貿貿然的拿出去發表了！而且他記得又很壞，脫漏錯誤的地方很多，叫讀者怎會看得明白呢？……」

方光燾先生的認真，用之于治學，會獲得怎樣的成果，是不消說得的。但以他的直率 and 認真，用之于人事的葛藤，那結果又是怎樣呢？魯迅先生在「憶章素園君」一文中說：「一認真，便容易趨于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沈靜着，又嚼碎了自己的心。」方先生已是中年人了，激烈得送掉命是不致于的；但因為太認真而面紅耳赤，與人當面失歡的事，却不是沒有。這結果，便是逐漸走上孤獨的路。孤獨使人寂寞，也使人沉靜；「沉靜着，又嚼碎了自己的心。」這就是他的朋友所謂「老方又在發牢騷了」的根源之一，也就是為什麼他的牢騷常令人起窒息之感的緣故。但若說老方的牢騷完全在于他的認真過分，也不對；那是另有其它的原因的。

住在馬斯南路的時候，方先生獨占一間假三層樓，孩子們白天在樓下公用的客堂里玩耍，到了夜間才上樓睡覺，他因此倒可以靜靜的讀些書編些講義，疲倦時還好從窗口探出頭去，望望馬斯南路上的梧桐樹，樹下的行人。後來學校從法租界遷至康腦脫路，方先生也搬到了新開路去住，說是離學校近得多，可以省掉一筆車資，雖然他總是乘三等的。可是那房子却較從前小了，是兩間一丈餘見方的房間，一間作寢室，一間便算是方先生的書室兼會客室了。那書室很暗，從惟一的一扇窗子望出去，但見一簇簇黑壓壓的屋脊。方先生說：「房金倒不算頂貴，」就那末住下了。然而住得不久，又悄悄的搬到了曹家渡；這回是他的一個朋友，把樓面的一半，讓給他住的。「他只肯收我三十塊錢一個月，」方先生說，「你們都沒有來過吧，十路公共汽車的末一站，車子把你們送到我家門口，就不再往前開了。」算是說笑話，聲調却十分寂寞。既在末一站，路自然是很遠的，方先生每天趁了公共汽車

到校上課，但回去時，却不讓車子送他到門口，他「安步當車」：用他自己的話是：「走慣了倒也不覺得吃力。」

那時候，曹家渡是彼目爲恐怖之區的。每逢星期日，若有學生單獨到他家里去時，方先生總是抱歉似的道：「你一個人來的？」——不覺得有點惴惴然嗎？」或者是類似這樣的話。他搬到那兒後，我第一次去看他時，聽到的話是這樣的：「弄堂很醜，『談話室』和『俱樂部』都觀賞過了罷？」雖想聊以解嘲，却不由自主的流露出無可奈何的神色。接着便告給我：只有他一個人在看家，方師母領孩子們去看電影了。他說：「搬到這里後，因爲路遠，小的一個孩子就沒進學校，十歲的那個仍在膠州路的小學里念書，每天來回都是走的，幾個月來沒坐過公共汽車，可是因爲省了車錢，吵着鬧着，說是這學期一定要看一次電影了。……」

……是我離開學校後的事了。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獨個子匆匆的上曹家渡去。方先生剛起身。他把一包原封的「發達爾」拆開，丟在桌上。我就自己取來吸。吸着紙烟看方先生洗臉吃粥。及至他吃吧粥，在那張陳舊的寫字檯旁坐下時，我有點詫異了：他不抽紙烟，却從抽屜中拿出一支蹩腳的吃了一半的雪茄烟，點上了火。我想問，他先我開口道：「我現在改抽這個了，一天至多抽七支，香烟却至少要二三包一天。劃算起來，還是抽這個來得便宜，而且過癮！……」于是吃力地吸着那不易燃點的雪茄，關心地問起V和可，易默和祝毅，也問起遠去西南的華鈴。……教授們問起畢業生的近況，也是常有的事，但他的問法，却令人感到他的孤寂來。一個寂寞的人的話是最長最多的，方先生一直說到了午飯時分，意興反而更加酣暢了。他說：

「我半搶半奪的，叫戚先生護了一鬢酒給我，確確實實是紹興人從鄉下帶出來的。酒是好酒，價錢又便宜，只四十七塊錢。戚先生自己也只有一鬢了。」我不會喝酒，却很貪杯，方先生是知道的，

所以他接著說：「你就在這里便飯吧。」

那天的飯菜是：一隻肉炒醬，二隻蔬菜，另外還有一盆炒蛋，顯然是方師母爲留「客」而特地弄起來的。吃酒之際，方先生又叫方師母去買了一塊錢的「扁尖」和半塊錢的花生米。撕吃着「扁尖」時，方先生自言自語的道：「唔，這個我是中吃的。」這使我想第一次在馬斯南路他的寓所吃夜飯時的情形來，那次在座的還有易默，華鈴和V，方先生特地叫了兩個菜，我們嫌他客氣，他指着鳳爪冬菇湯道：「唔，這個我是中吃的。」而現在，從同桌的他的孩子們的眼熱的程度上，可見即使是「扁尖」和花生，也不是常常買來吃的了。

方先生的酒量並不好。一喝酒，不論是半斤或是兩三斤，他就醺醺然了。但並不嘔吐，只是醺醺然，只是話多吧了。那天酒後的話，多而且雜，像是從什麼不知道的地方突然湧出來似的。

「我出去讀書時借人家的錢，至今也沒有還掉！」他說。——雖然有些醉意，仍不歡喜用出國和留學等字樣。「回來以後，無論是做著教員或是教授的時候，總沒有能積起還債的錢來。生活剛剛比較安定，勉強可以省下一點錢時，往往發生了意外的事，不是有人生病，便是女人生產，再不然就是發生了戰事了。起初倒還存着還債的心，一再的延擱下來以後，到現在却連還債的奢望也不敢有了！——那樣的事，不是笑話嗎？講出去是不大會有人相信的。可是照目前的趨勢，恐怕不加借新債是不能生活的了。……」

接着就慨嘆生活指數的高漲，焦慮地說道：

「你大概也有點知道的：我是個只會緊縮日常開支的人。然而縮到了曹家渡，緊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是難以維持生活，你說我該怎麼辦，該怎麼辦呢？」

他把每月的進益和支出算給我聽，也告給我聽他的種種計劃：把妻兒送回去；一同回到老家去謀

生；把家中僅有的住宅賣去；……左思右想，總想不出個比較妥善的辦法，所有的打算，無非顯出目前的走頭無路而已。終于憤憤的道：

「到不能生活的時候，就統統餓死吧！——像我這樣的人要餓死，簡直是中國的羞恥！」

接着是難堪的沉默。——無論說的或聽的，全爲那句話怔住了。

後來提到了一篇叫做「壓」的東西：

「很散漫，也有點亂，不大像小說。」方先生說。「我總覺得有些『爲賦新詞強說愁』的樣子。你們畢竟還年青，我近來却大有『人到中年萬事休』之感了。……要生活，能夠有地方要我教書，我是于願已足了。可是一教書，往往因爲學校的規定，有時非教幾門自己已經不感興趣或是不十分熟稔的功課不可。這樣的功課，一担任下來，就得分外的認真豫備，對於自己想研究的語言學，也就不能集中全力去用功了。近幾年來生活更加不安定，甚至爲了維持最低的開支，用盡心計，以致弄學問的心逐漸淡薄，很有些疏懶的惡習了！你看，這樣的房間，幾箱子書都只能寄在別處，沒有書，能研究些什麼呢？就是這樣的，哦，就是這樣的蹉跎到了今天。直到今天，我還沒有寫過或是譯過一部厚重的語言學的書！有時候我真想寫，無論如何寫一點，可是總覺得不放心，從來沒一年或是兩年，能夠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化在這上面，總不能算是成熟的東西啊！以後的生活更要艱難，我自己怕是沒有希望的了！……再說學生，教了那末多年的書，却沒有教好過一個兩個。說『某人是我的學生』或是類似的話，我是不敢的。有些學生譯得不壞，有些學生也還能寫寫，然而並不是聽了我的『翻譯』和『文藝習作』後被我教好的，他們原先是好的。我自以爲教『日文』和『語言學』最有把握：然而讀了二年三年日文的，對於文法還不明白的，很多很多；語言學是，能夠完全了解我所講的東西的，這許多年來不知可有一兩個？能有一個勤懇的學生，和我共同研究語言學的事，恐怕始終是夢想吧！

——即使是自己的兒子，將來也未必一定對語言學發生興趣的吧？我沒有旁的東西，只有這幾本植的書，關於語言學的書。現在我想盡法子把這些書寄東寄西，將來却恐怕連利用牠們的人也不會有的！——不想說了，說也沒用。我現在真是到了「欲說還休」的境地了。——哦，告訴你，我現在天天在寫「說文」的部首，不是想練字，也不算讀「說文」，只是覺得寂寞無聊沒法消磨時光時，就來寫字，寫字時可以不想什麼，什麼也不想，……」

說完這一段話，方先生頹然的靠在椅背上，心不在焉地抽着那支熄了好久的雪茄烟。

一個月以後，方先生打發方師母先帶了幾個孩子，回江西的老家去了；雖放心不下，却依舊着他們走上了遼遠而艱難的旅途。北風尖厲的時候，他自己也隨學校到了潮濕的南方，雖然那兒的氣候跟他的身體是那末的不適宜！

對於南方的生活的艱苦，在事前，方先生也不是不知道的。可是他去了；——一去就是兩年。這兩年來，不知他仍舊抽着那種廉價而過癮的雪茄烟，還是已經改吸了皮絲或是黃烟了呢？現在，雖然經濟相當窘迫，吸着烟的時候，繙想着安定的生活和厚重的語言學的著作之際，或者會肯定地點點頭的吧？

南方是迢遠的，重溫着記憶的時候，彷彿方先生就近在燭火的旁邊；只是這些記憶到了我的筆下時，恐怕已經走了樣了。看到了這樣的畫像，方先生怕要生氣或是發笑的吧？「不好請人貪吝過，慣運作答覆書來，」原是方先生的習性，這一回如果生氣，就要寫信來罵了。——燭火將盡，雨聲依然蕭蕭，一直生活在雨天里，我正寂寞得無以自解哩。

卅三年二月十一日夜

## 蹇先艾

子木

你是我二十五歲以前的最重要的文學的伴侶。你從北師附小轉到廠甸附中，於是我們就結成了同班好友。不打不相識，我們的友誼最初是建立在妬忌上面的。每次考試，我們兩個人的國文分數總是相差不了半分，你相當自負，你的根基本來遠在我們三四十人以上，但是天不公，幾乎每次考試你的名次落在我的後面，我記得很清楚，你爲一年級上學期的國文分數哭了足足半個鐘頭。我們八九個師大附小的同學奚落地，驕傲地，遠遠望着你，因爲我們中間有一個人畢竟勝過了外校來的同學。梅先生知道了，說：「蹇先艾，哭什麼，一定要第一做什麼，下次好好考。」

此後，四年之中，互相欽敬，你是本分而又敦厚，我像一匹野馬（張先生就這樣說我），朱大柵比我們兩個人全深窈，不言語，然而才情深深折倒你這個貴州人。我是國風日報總主筆的世姪，雖然在二年級，我就借下牠的篇幅，由我們三個人共同編輯「燭火」旬刊。那時候徐志摩剛剛回國，住在石虎胡同松坡圖書館，你是館長蹇念益的姪子，常在那邊看書，得到和那位煌輝的詩人磋磨的機會。你請他到我們班上講演，那是他回國第一次講演，你做速記，後來他寫成文章另外發表。第二天你來，你說徐志摩笑我們這羣孩子沒有敬他一杯白水。連一杯白水也沒有給他潤喉嚨！我們對於文學的興趣越發濃厚了，知道魯迅在師大教書，我們要先生約他到禮堂講演，魯迅的名氣大多了，吸來了全校的師生。他的題目好像是「沙灘上種花」，我記不清了，但是我後來似乎在什麼地方看見他發表了。最後，徐志摩在晨報辦副刊，你和大柵全有詩文在上面發表，你們加入他主持的一個什麼詩會，

朱湘聞一多劉夢葦等等全在裏面。不知道什麼緣故，我不太和你們這些詩人來往。我的氣質裏面有些理智的成分，不願意叫我向徐志摩低頭，但是，直到如今，我還有一本英文遊記是他借給我的，我保留到現在。我自然也有詩文給他發表，我記得他特別讚美我一篇「孩氣十足的『一個婦人的愛情』」，你把他的獎慰帶給我，同時，我在演戲，陳大悲又告訴我，周作人對他說：現下有兩個新人的散文引他注意，徐志摩和我。他一個留學生，我一個中學生。我的得意就不必形容了。我喫癩瘡先艾。因為好朋友是好朋友，文學的妬忌却永遠不會泯滅。副刊的刊載成爲你價值的市場。稿費的多少是你我競爭的目標。

但是，有一天，你折服了我。我是一個苦學生，一個月只有二十元維持一家的生活，住在南城一家會館，母親服侍我們姊弟讀書，我發奮自強，要給死去的英雄的父親爭氣，大了不靠他的朋友，（當然，完全意氣，因爲就是每月那二十元，也是三位父親捐集的。）從父親去世以後，我一個不知世故的闊少爺，只一小時的工夫，淪落成了一個告籟無門的苦孩子。我的書從來是自己讀的，我抱著一部辭源，輕易不肯向人啓齒。孤傲兩個字是人情世故賞給我的性格，幸而父親傳給我更多的氣質，在無形之中，時時加以糾正。

有一天，我說，有一天，我到西城第一次看望蹇先艾。我叩門，門開了，我說出來意，一位中年人指了指門房，喊了一聲：「先艾」，就進去了。你從裏面出來把我迎進去，小小的一間房，僅僅容下一個小床，一張小几，居然還有兩張小凳。原來這是他的寢室小書房和客室。我雖然窮苦，沾光父親過去的名聲和地位，還在會館保住了三間正房，寬而且大，顯出一些不凡的氣勢。你住在門房，這却出我意外了。

不久我知道了你的底細。據一位接近你的同學說，你是一個姨太太的兒子，父母早就過世，全憑

叔叔哥哥的好意提攜。你能夠活着已經不易。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仗着自己一腔上進的熱心，每天埋在字句裏面掙扎。我不能夠和你相比。我的窮苦，在你的心目之中，正是富貴。我明白你爲什麼考不了第一要哭，賺了稿費要一文一文去計算。你的身世折服了我。你把知足教給了我。

中學畢業以後，你在城內讀書，我在城外求學，晤對的時日少了，情感却因爲疏遠反而更近了。你結了婚，你由家鄉帶來了一位國學根柢遠在我以上的嫂夫人，她醃泡菜給我們喫，炒辣椒菜給我們喫，她笑我們一來就寫白字，她拿歡悅贈送你，家室之樂賜給你。你一邊上學，一邊教書，一邊賣文，終於自立門戶，成爲一個清白的寒士。

今天，先艾，我提筆記你，因爲我好幾年失却了你的音信。大戰爆發的那一年，你寫信給我，決意要帶家小回到貴州，遠別你幼安居樂業的北平。你計算存款，路費只夠一半，叫我匯錢給鶴西在漢口轉交你，同時叫我寫信通知姐夫，在貴陽中學給你留一席之地。你跋涉了數千里水陸路程，彷彿肩荷着民族的重量，不爲人知，爭一口浩然之氣，丟下你朝夕相伴的北海去了。你管理了好些年的松坡圖書館想必巋然還在五龍亭上面，但是，你本人已經許久沒有消息了。你我他日把手重晤，是不是猶如杜甫所咏

少壯能幾時，

鬢髮各已蒼？

我所敢預言的是，你的大兒子一定又高又壯像一棵樹了。



## 沈從文

小山

徐志摩編輯晨報副刊，有一個叫做休芸芸的人常常投稿。他的文字惹人側目，內容尤其啓人好感。我們這些喜好文學的年輕孩子，猜想不到他的來歷。我有時候也寫些詩文送去發表，但是永遠缺少他字句之間的那種新穎的感覺。過了兩年，他拋掉那個筆名，我們知道他的真名實姓了。他叫做沈從文。

他說他是一個兵。我以為他身體魁梧，橫眉大眼，有如一箇山東人。想不到他有理想的張生的清秀，一般書生的文弱。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家裏面，氣魄浩瀚如魯迅，如茅盾，如巴金，如曹禺，全是瘦小的身材，看過去不太和他們的精神相襯。魯迅和巴金的面貌還可以說有些奇特，不同凡俗。至於茅盾，曹禺，尤其是沈從文，簡直屬於同型的平常的面貌。你奇怪他們的渺小的物質的生命，會產生了（將來還要產生）千百萬言不朽的鉅著！那樣文弱的身體會裝滿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精髓！偉大這兩個字，使用到精神方面，沒有尺度可以比量。牠最好的例子是拿破崙。

和文學的同伴放在一起看，我往往覺得，他的文字（內涵的，精神的。）最富有中國的傳統的氣息。他讓我想到莊子，他讓我回到唐代，他的人物是單純的，他的氣氛是渾然的，他的字句是感覺的。他的傑作「邊城」好像唐代的傳奇，更其質樸，更其真淳。即使他寫些粗獷的男女，例如他的另一部傑作「從文自傳」，也是可愛的。憂鬱和茁壯，兩個不應當連在一起的生命，他會以同一的魔力在同時呈現。

我們相知很早，但是談到相識，却又很晚。我認識他，在他結婚以後，在他編輯「文藝」的時候。他沒有受過正式教育，但是，勤學，好問，成爲他的性格的一個特徵。他寫王字，他讀古書，他好古畫，他愛古磁，他看名人，他買各種新書，尤其是翻譯。他不認識外國文，他的文章往往看見外國名詞，科學名詞，一切生澀的東西。他有奇大的吸收力。但是，他固執，他爭競，他不示弱，他以精神的力量自居。

風格是一個作家的標記，同時却是模倣者真正的禍害。沈從文的風格漸漸變成一種風氣，引起不少讀者的反感。許多男女學習他的字句。有人簡直可以亂真。但是，拜他爲師，不失自己的樸實，乃是他的夫人三小姐。三小姐爲他主持家務，有時候教他英文，若干年不相晤了，我相信他的英文程度大概遠在他的「老虎」兒子之下。他羨慕，妬忌，惱恨那些外國留學生：他們可以直接領會外國大作家，然而他們那樣淺妄，不負責任，譯些壞東西，萬一譯些好東西，又那樣護他看不出好來。寫些創作，又似絕未承受外國作家良好的影響。看過巴爾扎克的「葛郎代」，他搖搖頭，說：「小山，巴爾扎克原來如此！」我苦笑了，問他是否把譯方當做原文。他嘆了一口氣，說：「你應當給我這種讀者好好兒譯幾部書來。」慚愧之至，我沒有絲毫敬還他的期許。

## 林徽因

溥 西

足足有一個春天，我逢人就打聽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說她害肺病，死在重慶一家小旅館，境况似乎很壞。我甚至於問到陌生人。有人笑我糊塗。最後，天彷彿有意安慰我這個遠人，朋友忽然來信，說到她的近况，原來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誤傳了。一顆沉重的愛心算落下了一半。

爲什麼我這樣關切？因爲我敬重她的才華，希望天假以年，能夠讓她爲中國文藝有所効力。在中國現存的知名的女作家裏面，丁玲以她的熱和力的深厚的生命折倒了我，凌叔華的澹遠的風格給我平靜，蕭紅的「生死場」的文字像野花野草一樣鮮麗，直到最近，楊絳以她靈慧的文靜的觀察爲我帶來更高的希望。作品沒有她們豐盈，才華的顯示不是任何男女所可企及；然而命運，似乎一直在和她的倔強的心性爲難。

絕頂聰明，又是一副赤熱的心腸，口快，性子直，好強，幾乎婦女全把她當做仇敵。我記起她親口講起的一個得意的趣事。冰心寫了一篇小說「太太的客廳」(？)諷刺她，因爲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爲中心談論時代應有的種種現象和問題。她恰好隨丈夫由山西調察廟宇回到北平，她帶了一縷又陳又香的山西醋，立時叫人送給冰心喫用。她們是朋友，同時又是仇敵。她缺乏婦女的幽婉的品德。她對於任何問題感到興趣，特別是文學和藝術，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情。生長富貴，然而命運坎坷；修養讓她把熱情藏在裏面，熱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辯論——因爲她愛真理，但是孤獨，寂寞，憂鬱，永遠用詩句表達她的哀愁。

當著她的談鋒，人人低頭。葉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進屋子就閉攏了嘴，因為他們發見這位豪爽的多才多藝的夫人在座。楊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說：「公超，你怎麼儘喫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懸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聽見你說話了。」公超提出抗議，「不對，還有宗岱。」

現在，到什麼場合尋找她的音容？她和丈夫，拋棄閒適的客廳生活，最先去了昆明。這一對身體殘弱的學者（中國唯一的古建築學家，「金小玉」的范永立就借用他的職業。）藝人，有的是飽滿的精神。我最初聽到他們的信息，是有人看見林徽因在昆明的街頭提了瓶子打油買醋。她是林長民的女公子，梁啓超的兒媳。其後，美國聘請他們夫婦去講學，他們拒絕了，理由是應當留在祖國吃苦。他們享受慣了榮華富貴，如今真就那樣勇敢，接受上天派給祖國的這份苦難的命運？林徽因，在她大男若愚的憂患中，貧病中，倔強中，沒有寫出類似下面的美好的詞句：

心此刻同沙漠一樣平，

思想像孤獨的一個阿拉伯人！

## 劇校回憶錄

殷 蕪

由古城來到這繁華的上海已經四年了，可是，至今我對一切還是難以習慣。心頭整天像被一隻黑大的手壓着，沉重得可怕。我是一個喜愛寂寞的人，對清靜的日子我有更多的喜悅。我懷念着古城——劇校所在地江安。我愛那新鮮而甜美的空氣，幽靜而愉快的生活，樸實而誠懇的鄉民……。

劇校的遷來給古城憨直的主人們帶來無限的驚異，他們幾乎不能置信，在他們的世界裏會有這樣的洋學堂，讓一羣年青的孩子們，不分男女成天的混在一起，上着沒有書本的課，他們認為這簡直是奇蹟。

劇校的校址在一座古舊的文廟，深居在這古舊的文廟內；那莊嚴而高敞的殿堂，那善歌而憂鬱的宮鈴，那聳入雲際而峻美的殿角，那久經風霜而渾壯的牌坊，每令人有隔世之感。

我難忘在劇校所度過的瀟灑的生活，我難忘在那紙窗淨凡的圖書館中，靜讀時窗前飛過的鳥鳴，我難忘黃昏時分在校園外緊圍着的半圈城牆上，對着無垠的田野，寂寞的低唱，我更難忘牌坊下三三兩兩的同學，對滿天疏落的星斗抱膝長談的月夜……。

一羣可愛的藝術兒女，在古城度着清苦的生活，雖然每天祇有一樣沒油的素菜下飯，但他們精神上却是異常愉快的。無論是排戲，聽講，他們都與劇中人同喜樂共悲愁，分不出是中外，是古今，是自己是劇中人。他們祇知道這是生活，人類悲慘的生活，他們想盡他們微薄的力量，在荊棘叢中，爲人找尋道路，急切地盼望着悲劇不再在人間上演。

我雖然離開古城四年了，可是我忘不了在古城度過的短短的歲月。除了那愉快的生活，打得火熱的同學們以外，我對於幾位領導我們踏進藝術園地的師長們，寄與更多的懷念。而這些教授，不但是我所熟悉的，也是每一個愛好藝術的伙伴所熟悉，所懷念的：

## 一 陳白塵

在我未認識陳白塵先生以前，我已經讀過許多他的作品，在戰前他就以鋒利深刻的短篇小說享名於文壇，他所寫的作品，在詞藻方面一貫保持着洗練樸實的作風；在故事方面我們找尋不出一點揉造的痕跡來，他所寫的故事，全以生活為骨幹，不像一般作家以賣弄技巧而自豪，而實際患着極嚴重的貧血症的醜態。

他的作品取材，大半在農村，牢獄，肩挑貿易者的一羣；我非常愛讀他所寫的題材，因為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小市民的無病呻吟，更看不到專寫給吃飽飯無所事事的人作消遣的色情小說。在我還沒有見過陳先生以前，我想像中的作者，一定是一個身材高大，皮膚黑黃，粗野而嚴肅的作家，這完全是他的作品和他所創造的人物所給我的直覺。可是事實完全相反，他給我初次印象，不是粗野而是儒雅，灑脫。白淨的臉，清秀的眼睛，齊整的白齒，相稱的身體；立在他的身旁，可以令你不能置信，那些粗綫條的作品，真是出之這樣一個儒雅的青年作家的手下。

提起陳白塵，不由的令人聯想到前幾年轟動一時的陳朱桃色案，那事正是我認識他不久以後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這幕戀愛悲劇的女主角是一位顯貴的年青的太太，她是陳先生的鄰舍，他們的住宅分居在一條很窄的巷道的兩邊，窗戶正好是相對着的，他們時常可以在樓窗中相看，時間一久，白塵因為好奇心的驅使，於是向他的朋友打聽他的那位年青的女性鄰舍的身世，後來才知道她是一個被

舊家庭所犧牲的新女性，曾經受過高等教育，可是她的家庭爲了勢利的獻媚把她嫁給一個年紀很大的顯貴，那時候她沒有反抗的能力，只好聽天由命的由家庭擺佈。在她自己也祇能退一步求其次，惟願那位朱先生是真的續絃，能跟她好好的過日子，自己也就甘心度過那賢妻良母的冷寂生活。可是在她嫁過去不久就發現是被騙了，原來那位朱先生早已有太太，於是發覺自己不但不是白白的犧牲了寶貴的青春，而且是把整個生命投入了陷阱。在當初提婚的時候，她都不能逃避她的家庭爲她所安排的命運；到了木已成舟的現在，除了怨天認命更沒有別的善策了。白塵聽了她的鄰舍跟朋友的敘述，不免對這樣一個美貌的弱女子引起了深切的同情，此後，他不但時常聽人說起她與家庭不睦的傷心事，而且，時常在深夜聽見他們夫妻口角聲。於是他因同情而不自主的愛上她了。從此他開始避開她的丈夫的耳目跟她私下通起信來。當然情書出於女學家之手，感人之深可以想像，而朱太太呢，正飄浮在無邊的苦海中，見了一隻救生船，雖然這救生船是那麼破朽，那麼微小，同時又不知道來救他的是個俠士還是海盜；可是她願不得許多了，她就毅然的攀登這陌生的船隻。這以後，他們更由通信而變爲情侶；他們的戀愛也同時由訴情而進入幽會的階段。白塵這時時常背著她丈夫約好年輕的朱太太遊山玩水，甚至留連忘返。

可是，喜劇剛趨向高潮，悲的序幕已經揭開了。當然「紙包不住火」，那位顯貴不久就聽到了許多難堪的流言，使他不得不在日理萬幾之餘，留心起她太太的行動來。不久他就發現了白塵寄給她太多整束的綿繯的情書，自然這些在情人的口中是至上而甜美的蜜汁，然而在他的情敵的杯中，無疑的就變成令人瘋狂的毒汁了。我們悲劇的英雄，在情感狂烈的激動下，立刻拿起他的自衛手鎗，帶了白塵的情書，到他的鄰舍與師問罪去了，恰巧白塵正好在家，激烈的口角開始了，可是情敵的解釋是多餘的，它不但不能掩滅這怒放的火源，反而是在火上加油。當言詞洩憤的力量達到飽和點時，朱先生

被迫不得不拿出武器來作一個結論，可是我們可憐而可敬的朱先生，他在悲劇的尾聲中倒確實是個英雄，他向白塵開了三鎗，三鎗全中要害；倒在血泊中，他勝利了，同時也清醒了，他意識到他犯了殺人罪，可是並不逃走，帶了鎗自首去了。馬上這桃色案由山城轟傳到全園。然而朱先生究竟是朱先生，顯貴究竟是顯貴，他雖是一個「蓄意傷害」的主犯，可是祇定了很輕的有期徒刑；當然陳白塵先生也是有罪的，以「引誘有夫之婦」的罪名判了兩年的緩刑。這悲劇的結局是怎樣呢？朱先生在獄中，陳先生在醫院，我們善良的悲劇的女主角，他不但到了牢獄中探望她可憐的丈夫，同時也到醫院探望了他的情侶；對他們兩人她衷心真誠地感到虧欠，因為，這流血的悲劇是由她而起；這悲劇閉幕時她對人生的憧憬，希望，也同時落在幕後，愛戀的火在她生命中熄滅，在她正式跟朱先生離婚後，她像「貴族之家」中女主角麗莎一樣走進她的修道院，——走進一個偏僻的鄉村小學校，做一個教員，她要忘卻這些惱人的回憶，她需要長期與世間隔離的生活，來將養她的創傷；離開了她的家庭，離開了她的父母，離開了她的子女，離開了她的愛戀；將她善良而純潔的愛獻給那些天真無邪的孩子們。

關於這羅曼蒂克的桃色案我已經扯得太遠了，而且有些離了木題，這原是一支「插曲」，我所要寫的不是這「插曲」，而是這後「插曲」而演奏的陳白塵先生「生命交響曲」的一部——當然讀者會原諒我爲行文方便而杜撰的誇大的言詞——桃色案的悲劇雖然已經成了尾聲，可是白塵個人的悲劇方才開始，這桃色案雖是結束了，然而文化人對白塵的攻擊並沒有停止，因爲白塵不但是「引誘有夫之婦」，而且自己還是個有婦之夫。社會上一般人不能諳解白塵的「戀愛至上主義」，同時令他們懷疑一般藝人的人格。文化人爲愛惜自己的信譽，對白塵所造成的桃色案深表不滿，於是文化人羣起攻之，報章上每日排滿攻擊白塵的文章，並且公佈了白塵那些過份熱情甚至有引誘性的情書。他們嚴格地批判白塵的人格，使他不能立足於社會，當然更使他不能立足於藝壇。我要寫的就是白塵在極不利於

他的境况中他怎樣忍耐，怎樣執拗地生活下去。他現在正睡在病床上，沒有錢，沒有朋友；傷是那麽重，三鎗都穿過他的軀體，血流得那麽多，醫生都說他是毫無生望了，可是他想活，他堅強的生之意志勝過死神的魔手，他安靜，耐心地受着治療；他自制力足以強到忘却回憶，忘却唾罵。當然我並不是說他爲這樣一件戀愛的故事在身體上受了這麼大的創傷是值得的；然而他生之意志的堅強是可敬佩的，請試想一個人受了三鎗重傷，三顆子彈都穿過了牠的軀體，有六個鎗眼在流血，他受傷以後要經過一、二小時以上的時間才能抬進醫院裏。他入醫院的第二天，神志剛清醒一點，警政人員成羣的來繁瑣地查問案由；沒有朋友來安慰他，除了他情人令人斷腸的啜泣；他知道朋友會怎麼唾罵他，離開他，社會會給他怎麼難堪的制裁；他沒有足夠的錢使他能安心地住在醫院裏，再者他在假眠的時候還聽着見醫生低微地私議着他生命的危險，……這些，這些沒有一樣可以減輕他的病况，沒有一樣能使他安心地躺在床上治療；可是他到底克服了這些危害他健康的危機，摒除了這些他不能暫時消釋的焦慮，在醫院住了近兩個月，出人意料地他治癒了他所有的傷口，神速的恢復了健康。這不但叫他的朋友驚異，就連醫生也驚異萬分，這樣的奇蹟幾乎完全是宗教的，中那麼神奇，那麼令人難以置信。不過白鹿事實上有他的宗教的，他的宗教就是他的生之意志；他有極強的向生的意志，他對自己的康復有宗教的信心。我所以特別提出這點的是：陳先生能有這樣超人的能力克服他致命的病患，我堅信，他也能同樣地爲了他的意志用堅韌不屈的精神面對他在人生道途中遭遇的艱困，在事業中所遭遇的阻。在以前遭遇過長期的牢獄與貧窮的生活，在現在他又遭遇了病患，他都戰勝了它們。這些可以讓我們想像出來，在將來他是能怎樣堅定的走他自己的道路。

在陳先生出院以後，曾經跟我談起病中的情形，他說：「當我送進醫院，神志稍爲清醒的時候，我就聽見幾個看護跟醫生在議論我的存亡，雖然他們的聲音壓得很低，可是主要的結論我是清楚地聽

見了，總而言之他們已經決定了我的命運，說我已經是毫無生望了。可是他們的議論給我的打擊是暫時的，當我意識到自己的神志還這麼清醒，除了因爲了流血過多而引起的比較激烈的心跳以外，我覺得一切不如醫生所說的那麼嚴重，我相信一個人應該比醫生更清楚他自己的健康，於是我對死的恐怖消除了許多；我對我自己說：我現在可不能死呀，我要好好地活下去，我還有許多東西要寫。我還有許多事要做，我不能就這麼死，我不能在這時候跟我的朋友離開，我要向他們解釋，我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卑鄙，我決不肯讓愛護我朋友們失望，我要聲辯。當然我的聲辯決不是用我這笨拙的嘴，而是用我的生命與事業作證據。我躺在床上，雖然沒有看到報紙，可是我想像得到朋友是怎樣地不能諒解我，於是我決心要活下去，相信我在不久一定會起床。在洗滌傷口的時候，那劇痛是難忍的，但當我想到經過那麼良好，沒有潰爛，沒有發炎，我起床的日子一定更近了，於是我心平氣和得多，有了這信念以後，我痛楚的感覺也減輕了。因此以後我除了想像我起床後的工作以外，我什麼都不想做，不做無謂的焦慮，因爲焦慮，憂愁祇會減少人的生命力，只有信心才能增加人的生命力。臨了果不出我意料，不到兩個月的功夫，我就完全治癒了。」

陳先生在醫院裏，還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那就是所謂出版家的真面目；陳先生住院的醫藥費大部是得自他一部劇作的版稅，那劇作的名字叫『亂世男女』，原稿很早就交給那位出版家，可是他總是一個勁兒的推延，不說是現在印刷困難，就是說現在文藝書籍銷路清淡，陳先生在沒有發生這桃色案以前，就鬧窮鬧得很利害，時常去追問，可是總沒個結果。誰知道這件桃色案發生不久幾天，這位先生就很熱情的來醫院探望陳先生，說了許多令人感動的話，隨即轉到正題，他跟陳先生說：「現在你一定很需要錢用吧，我給你送了一筆錢來，請你就留做醫藥費用好了。」當陳先生向他致謝這難得的「友情」的時候，他很不自然的笑了：「不用謝，不用謝，這是你理所應得的。這就是你的『亂

「世男女」的版稅，我得聲明一聲，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急用錢，所以給你預支來了，不過，不過……（他輕快而習慣地笑了）爲了免除將來手續上無謂的麻煩起見，就算你把版權賣給我們了，好不好？」他明知陳先生急用錢，雖然錢較應得的少多了，可是爲了濟急，又有什麼辦法呢？這位出版家正如他自己所預料的一樣，他勝利了。可是，他爲什麼現在又很快地答應印行陳先生的「亂世男女」，難不成真爲了幫他的忙嗎？商人永遠是商人，講算盤誰也不用想打得過他們，他所以很快地就答應出版「亂世男女」完全爲了生意眼，因爲他看到了陳朱桃色案的轟動，預料這桃色案的主角的作品一定會行銷一時，再則，「亂世男女」這四個字，在這時候也很值幾個錢，它，它很能引誘人。（事實上「亂世男女」並不是個以戀愛爲主題的劇本，可見出版家祇要在營業上有了把握，他才沒那麼多閒空來翻讀作家的原稿。）中國的作家們所以不能有偉大的成就，市儈的出版家應該負一大部份的責任，因爲他剝削了作家收入，殘害了作家的生活。

陳先生康復出院以後，他的厄運並沒有跟病患一道消除，社會依舊沒有改變對他的歧視，朋友也沒有改變對他的冷淡，他只好孤獨的住在鄉下，可是他並不消極，他實踐了對他自己的諾言，開始勤奮地寫作起來，他要用他的作品挽回他的地位，消除人們對他的誤解，在四年後的現在他寫成了很多作品，著名的有「秋收」「大地回春」「結婚進行曲」「大渡河」，我們可以看出社會沒有虧負他的努力，它已經遺忘了五年前對他深切的鄙視，而且漸漸地諒解他了。由此可以想到他五年前的沉默與五年來的努力是多麼聰明的舉動，若是在五年前出院以後就爲文爲自己作種種洗刷名譽的辯護，我相信他非但不能如願，反會引起更大的反感來。

最後，我得提起陳先生寫作態度的嚴肅，他在寫作以前總擬訂很周詳的寫作大綱，他準備工作做得很長，可是落筆很快。原稿寫得很清楚，沒有雜亂的刪改，字跡寫得很清秀；他習慣用毛筆寫稿。

在作品方面，我讀他的小說勝於他的劇本；我想或者是因爲他寫劇本的時間較短，在技巧上沒有小說那麼圓熟，簡練，雖然在題材的現實上，人物的生動上是同等的。他的劇作往往犯了素材太多而嫌蕪雜的毛病。對話與人物的創造都挺令人滿意的；可是在剪裁與結構方面都嫌不夠，而我覺得劇作的剪裁與結構比寫小說更爲重要，因劇作比小說更需要緊湊與明澈。他的生活經驗是夠豐富的，所以他的作品不會叫你看有空泛或是虛構來，他寫作劇本在很久以前就有一個很大的野心，就是創造民族形式的劇作。所謂民族形式大體指我們的元曲與國劇而言，元曲與國劇的形式就是將一部戲分成幾折，再在一折裏分成許多場；這樣劇情可以從頭到尾的交待清楚，敘述明白，同時更可以利用過場做場與場之間的聯系。它的優點在適合我們的國民心理，容易讓水準較低的觀衆接受。這與莎士比亞時代的格調相同，莎翁名著，全是用這種方法寫成的。在最近上演的他的劇本「大渡河」，就是這種民族形式的嘗試作，據說效果很好。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提倡的試驗，這對新劇藝的觀衆爭取上，我想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陳白塵先生無疑地是中國最有前途的作家之一，因爲他重視他的工作，他忠心於他的事業。不過令人擔心的是他的浪漫生活；當然一個作家的愛戀可能是多面性，不必加以厚非；像詩人歌德生前會有八個戀人，而且最後一個戀人是在他七十多歲高齡的再青春期中相識的；然而我們熱切的希望陳先生不僅在愛戀上與歌德爭一上下，同時在事業上也要跟歌德先生爭一短長。

## 一一 袁俊

目前在中國要想找出一個像袁俊先生一樣的全才演出家是件非常困難的事。他不但是編劇家，導演家，裝置家，戲劇理論家，而且是一位精明幹練的演出家。他的本名張駿詳，除了編劇用筆名外，

導演，裝置，寫戲劇論文都用本名。也許在上海的讀者，關於他知道得不多，可是他在內地是享名極盛的劇壇第一流人物。他的劇作有「小城故事」「邊城故事」「山城故事」「富貴浮雲」等，每一劇作都顯示出他超越的技巧。論導演，他在內地可稱爲第一把交椅，曹禺的新作首次演出差不多全交他導演，像「蛻變」「北京人」「羅密歐與朱麗葉」，他都獲得了導演中國最優秀劇作首次演出的光榮，這可見曹禺先生是怎樣的信任與倚重他。說到裝置，是他自己在劇藝各部門工作中最擅長的一種，因爲他在美國耶魯大學戲劇系是專攻裝置的，他是中國唯一的正統裝置家，因爲他在裝置的理論與實踐上所作的長期有系統的研究在中國敢說無一人可與比擬。他所導演的戲都由他親自設計裝置，他所設計的裝置，給我們一新的感覺，那是在眼前的劇壇所難發現的，就是他的裝置，不僅是實生活屋宇的再現，而且是強調劇作主題，風格，情調的具體的表現。他所設計「蛻變」的裝置，驚醒了當時的劇壇，他們發現一向沉默的舞臺裝置在無聲地補充與強調了編劇與導演的創造。在戲劇理論方面他早年曾在上海出版的「劇場藝術」上用真名張駿祥發表了「導演基本技術論」。他以簡潔淺近的文筆寫出高深難解的理論，他不像一般戲劇家們愛以生澀的術語來眩耀自己半知半解的學識，他是非常實際地用身邊常見的實例來闡明這些理論。最可佩服的是「論節奏」一章，節奏在劇藝中是最難解釋的一種，這是誰都知道的，不但在中國很少有人理解這種微妙的理論，就在外國著作也很少有人解釋得清楚，不是太玄理化，太詩學化，就是神而化之，言之無物。可是袁俊先生所寫的「論節奏」將抽象的概念用我國有名的劇作做例證，清澈明瞭地講述清楚了，這種理論家在中國是少見的，中國所有心理論家實質上幾乎都是翻譯家的變身，令人浩嘆的，他們並不以翻譯家自命，而以翻譯外國著作改頭換面作爲自己的創作。他們的醜態比之袁俊先生能吸收在國外所學習的學識，辯證地取其長去其短，用自己的言語創立起適合中國的理論來，豈有天壤之別了。最後我們必須提起他所賦有的演出家的幹才。中國

現有的劇團領導人物，不是有了處理事務的才能，沒有高深的藝術素養；就是有了藝術的素養，缺乏處理事務的才能，要尋一位全才真是難乎其難的事。而事實上，一個藝術團體的領導者必須具備這雙重的才能，否則他是無法勝任愉快的。中國直到現在所以還沒有出現一個完善而持久的劇團，這未始不是個主要的原因。中國現在缺少像清末京劇領班程長庚老板或是蘇聯偉大藝人史坦尼拉夫斯基那樣精明幹練的領導人物，雖然袁俊先生現在還沒有建立起他的事業來，如今方才是個開頭，可是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從他超越的才幹上，看出他燦爛的前途。袁俊先生具有驚人的魄力，做事富計謀，能果斷，他能擔起一個領導者應擔起的重擔。他能鎮服他的職屬，他能用科學的方法管理劇團，他能親手設計建造劇院的圖樣，他能穿上工裝做舞台上的工人，親自裝置燈光搭換景片，他能當做佈景的木匠與漆匠，親自鋸鉤木料，漆刷佈景。其他關於他的修養，跟他對編劇與導演的擅長，這些我在前面已經說得很詳細，無庸再行重複了。請問像這樣一位演出家，能不能稱為全才的演出家呢？

講到袁俊先生的豐采，可真配稱為現代的美男子，身材高大，寬肩厚胸，輪廓優美的臉上配上廣闊的前額，開展的眉眼，平正的鼻，厚實的唇；他的五官是那麼端正而相稱，有一種吸引人的希臘型的男性美。當你走過他身邊的時候你會不由的感覺到他豐盛的生命力在吸引你。他給你的直覺是誠懇，可靠，精明能幹。他在平時是一位和藹可親談諧幽默的健談者；可是在工作的時候，他時常是鐵面無私的，爲了你工作的懈怠或是疏忽而發的嚴厲的責罵，常常使你難堪到難以忍受。

袁俊先生做事的態度是很認真，切實，肯負責任的，現在不妨提出幾件小事來做證明：

有一次在他上「舞台技術」課的時候，爲了一件很小的事發了很大的脾氣；事情是這樣的，他前一天曾經通知級長叫每個同學準備一根麻繩預備在上「舞台技術」時實習搭景結繩法用。那天他上課，書還沒講，第一句就問：「每個人的繩子預備好了沒有？」查問之下，發現還有很多人沒有帶

繩子來上課，因爲大家都以爲這是小事，並沒有十分注意它，而袁俊先生可大發雷霆了，他氣憤地說：「沒有繩子，這課不上了。等那天大家都預備好了繩子那天再上。」說完了回頭就走。事後他對同學們說：「中國人就壞在自作聰明上，總以爲這是小事，帶一根繩子算什麼，有也可無也可，有什麼關係。可是你們說說看，舞台上的結繩法要不一邊講一邊實習，你們怎麼學得會？這是空口講講的事情嗎？當然，我也可以講了算了，不管你們那一套。可是，可是我不願意那麼做。中國人樣樣事不能認真，這個沒有關係，那個沒有關係，這樣什麼事幹得成功？」

又有一次袁俊先生因爲水土不服，生了很嚴重的腳氣病。足腫趾爛，不能行動。袁先生是住在校外的，而劇校所在地的江安是一個偏僻而窄小的山城，又沒有洋車可坐，他上的課祇好暫時停了。可是這水土不服的腳氣病決不是一兩天可以痊愈的，他在家待了四五天，便覺得不安心起來，因爲腳氣病是綿纏的，不知道那天才會好。他覺得一直曠課下去，不是個好辦法，於是叫校工在他的客堂裏排好坐椅，掛好黑板，通知學生跑到他家裏去上課。於是這樣他既可安心在家慢慢地治腳，可以照常上課了。由這件小事上我們可以看出袁俊先生是怎樣忠於他的職守，做事是怎樣肯負責任了。

還有一次爲了一點小事跟校長先生吵了起來。那是「以身作則」要彩排的時候，他要試燈光——那是用汽燈特製的聚光燈。校長爲了省油，跟袁先生商量到公演時再點吧，彩排改在白天好了，可是他說什麼也不答應，拉大嗓門跟校長說：「不試燈光那怎麼成？不行，不行！除非你不預備上演這個戲，要上演這個戲非試燈光不可。你聽着辦吧！」結果還是他勝利，校長沒法不依他。這也是他事事不肯將就馬虎的證明。

在劇校，袁俊先生與曹禺先生最要好，沒事的時候總在一起閒談，他們所談的大都是些哲學問題或是戲劇理論的研討。有時對燈長談到深夜，幾乎忘了時間。以後袁先生先離開了劇校，他們在戲劇的

演出上一直合作着，這可見他們友誼是怎樣的密切了。可是這裏面有一段頗有意義的軼事。他們兩個本來是在清華大學同學，那時候剛巧有一個官費留學生考試，大概是庚子賠款教育基金保證委員會主辦的，在名額裏面有一名是派定專攻戲劇的，他們兩位同時參加了這個考試（據說允許參加這項考試的也只有他們兩個），可是考試的結果是袁俊先生錄取了，而曹禺先生落了選。按常理來推測，當四年後袁先生學成回國以後，兩人如果遇着偶然的機會相處在一齊的時候，一定是面不和心不和他互相遠離着。因爲人總難免有忌妒的心，你看，他們都是極端喜愛戲劇藝術的人，誰不想爭取官費留洋去深造，當一個人眼看自己落選而別人考中的時候，我相信誰都不能忍受這說不出的怨忌。可是，在他們是個例外，不但不因此而交惡，幾年的別離到反而增加了他們倆的友誼，尤其可敬的是曹禺先生，他不但不忌妒他，反而因爲袁俊先生的見聞較廣時常虛心地向他求教。這真是藝壇難得的美談。

關於袁俊先生的作品，在上海上演過的就有三個：「小城故事」「邊城故事」「富貴浮雲」；這雖不是他作品的全豹，可是我們不難看出，他的技巧是怎麼熟練。論結構的緊湊，對話的生動，我們可以這樣說，他的手腕不在曹禺先生之下。可是他的缺點仍是有的，就是他所寫的題材太傳奇化，與我們實生活有一個比較遠的距離。而且還有很濃重的洋味兒。在人物方面也不免多少帶有虛構的痕跡，他跟陳白塵先生正是個相反，他的劇作技巧多於生活，這點相當限制了他的發展。當然，我們有理由可以原諒他，因爲他在大學畢業不久，就出國去了，現在他剛回國，事實上不允許他有充裕的時間來體驗本國的生活。我們可以這樣希望，也許在不久的將來，袁俊先生會給我們帶來更中國的更接近我們所熟悉的生活的作品來。

離開袁俊先生轉眼快四年了，四年不是個太短的時間，可是我依舊很清晰地記住與他相處的那些日子，像他那樣爽直而嚴肅的人，是值得人懷念的。離開劇校雖這麼久，可是我祇要一閉上眼，依舊

可以看見那些已經飄逝的日子，我依舊能看見黃昏時他穿上工裝在庭院裏，揮汗忙着釘景刷色的神情；我依舊聽見他響亮的嗓子在嚷：「怎麼？你心在那兒？錯了，昨天排的地位今兒就忘了，你，你這樣還學個什麼戲？」「台詞，台詞怎麼啦，台詞還沒背出來，這戲不用排了，不用排了！這樣的戲還排他做什麼？」他那嚴厲而認真的聲音還在我耳邊響着。

### 三 吳祖光

我看畫往往喜愛它的背景勝於主景，我記得看過一幅題名叫「木筏」的名畫，它寫一個巨帆的海船被狂風激浪掀翻掀覆以後，一部分船員將船上的木板舊桅之類的東西，扎成一個木筏放在海上逃去了；他們在狂暴的海上度過了幾個晝夜，可是他們辨不出方向，把不穩舵柄，沒有食糧沒有水，大家都弄得精疲力盡，只好束手待斃，這時候他們當中忽然有一個人在微曦的晨光下發現了陸地，他們於是狂呼起來，他們興奮地由絕望中驚醒，逃出了那可怖的厄運。當然這幅畫的主景該是那飄浮在海上的木筏；可是我喜愛那洶湧而翻騰的大海與灰暗而蒼涼的長空勝於它所寫出的木筏；因為它們有力地表現出大自然陰沉而狂暴的力量，沒有了這雄渾而厚實的背景，這畫就無法表露出它那深長的畫意來了。

我以爲要爲吳祖光先生作一幅畫像也是這樣的，重要的不是人物的面貌，而是人物身後的背景。我覺得適合吳先生畫像的背景有兩個。一個是劇校那古舊的屋宇，戰後劇校的校舍，由一座破朽的文廟修造起來的。其實「修造」這兩個字用得有點不確當，嫌太誇張了些。實際上劇校搬進這古舊的文廟以前，不過將它粗粗的粉刷了一下，除去了那些多年的積塵與蛛網而已。它仍保有它舊日莊嚴的風度，那古雅的綠色宮殿式的屋瓦上仍舊堆積着那陳年的蘚苔，那懸掛在殿角上的風鈴依舊歡唱着它超

然的古歌，那矗立雲空的牌坊依舊挺立着它傲視歲月飽受風霜的健壯的身軀；粗略的粉刷並沒有改變它本來的面目；要說有，也就是由於新的粉刷，把這古廟陰森逼人的氣氛破除了，使它顯得更可親近些就是了。我要爲吳先生畫像，我願意用牌坊做前景，在牌坊石框裏畫出文廟正殿的遠景，並且我們可以看見那廟宇美麗的屋頂跟屋角，還有那條通大殿的修長的石板過道，請吳先生站在那高大的牌坊的下面，這是一張。另一個爲吳先生作畫像的背景是偏僻城市中的一個冷落的小酒店，從昏暗的燈光下我們可以看見那窄小的店堂，灰剝的牆壁，油漆褪盡的酒桌，桌上放着一盞油燈，吳先生拿着一把舊得變形的酒壺獨自淺飲。這是第二張。我說不出什麼確當的理由要爲吳先生的畫像畫上這樣的背景，可是在我的直覺上，深切地感覺到這兩個背景爲他確是那麼適合，妥貼，因爲這些顏能微妙地顯露出吳先生的風度，性格與情操來。

吳先生的身材短小，大概跟曹禺先生差不多高，不過在外貌上可比曹禺先生整潔多了，他常喜歡穿一件深藍色陰丹士林的罩衫，雖然很舊了，可是可以看出他穿得很仔細乾淨。他白淨的臉上有一對清秀有神的眼，常是笑容滿面的，一看上去就是個和藹可親的人。說一口純粹的北方話，聽來清脆悅耳。爲人真誠，謙和而忠厚，有學者風度。態度閒適，大方而文靜。做事有條有理，他從不感到匆促，急躁。總之，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優秀的民族性來。

吳先生的國學根底很好，寫得一手好字，他在劇校擔任的功課是國文。他開始創作劇本是在任教劇校以後，在淮劇校以先，他跟戲劇的接觸很少，他受了劇校環境的影響，才有嘗試寫作的動機。他的作品差不多都在上海上演過。我喜愛「正氣歌」那雄壯而磅礴的氣魄，「風雪夜歸人」那憂鬱而綿纏的情調，「林冲」那樸實而精練的風格，「牛郎織女」那清新而雋永的詩情。可是一般地說，他的作品散文筆調太重，這是他劇作的優點，也是他劇作的瑕疵。像他的「牛郎織女」可以說是一

首華麗的散文詩，而它並不是一個好的戲劇，因為他沒有把握了那題材的戲劇性；就拿他的名作「正氣歌」來說——就是那轟動一時的「文天祥」——在結構方面也嫌過於散漫與蕪雜，事實上不夠緊湊，不過這些瑕疵都被那悲壯而動人的故事所掩飾就是了。我相信他若是能克服了這些技巧上的缺點，他的作品將有更高的成就。

#### 四 曹禺

曹禺先生是個不愛修飾的人，身材矮小，常穿着件灰舊的長袍，要不是有一雙敏慧而充滿神采的眼，你說不定會當他是個當舖裏的朝奉。在平時他不愛講話，閒着除了看書，無論是靜坐或是散步，總是潛浸在沉默的深思中。我們常常在街頭看見他挾着幾本書忽忽的走過，可是不敢向他招呼，恐怕擾動他從沉思中驚醒。

他暗澀而憂鬱，面對眼前非人的生活，他有無限的煩悶與苦痛。他恨不得新的世界即刻到來，由於許多人類超卓的理想不能如願實現，他燥急，他嘆息。但這一切却輕易不與人言說，總是暗暗地自己忍受這些苦惱。

他為人誠摯而富於情感，記得有一次在假期中我與他同船，遇見一個被開除的同學，他不但迴避他，反而極關懷地垂詢他的近況，勸他不要灰心，如果有心於戲劇事業，世界便是個最好的學校，它給無限的學習機會，不要虛浮，任性，要切實，要有恆心，前途總是有希望的。世界上許多偉人在年青的時候也是被開除的壞學生，所以不要氣餒，只要認清道路。那同學被感動得嚎啕大哭起來，曹禺先生看着那無知而天真的青年，也不禁淚下。

他的「蛻變」全部是在古城寫成的，他爲了靜心寫作，把他的夫人送回岳家去，據說因爲他的夫

人太關懷他的健康，要是她在家一定要限制他的工作時間，可是這種關懷，作家們是難以忍受的，因為作家不是一部機器，無論如何他不能在寫作順利的時候停止他的寫作。曹禺先生在寫作期間，謝絕一切的客人，整日一個人坐在屋裏寫，差不多足足有一個月，他不出家門一步。爲了大家都在希望他的新作早日完成，誰也不敢去騷擾他。

等「蛻變」脫稿後，他帶着他的原稿到校中來，他清瘦多了，可是精神極好，興奮得像一個剛生產後，第一次抱着她自己的孩子的母親，臉上滿堆着欣慰的笑容，歡喜得幾乎要掉下眼淚來。

曹禺先生的家庭，據我所知，除他夫人外，在北京還有一位年高的老母，他對於他母親有無限的敬愛，「蛻變」的故事就側重於廣義與狹義的母愛的表揚，因爲他的「蛻變」是獻給他母親的，他對於家庭，他有超人的感觸，記得他講到霍甫特曼的「沉鐘」的時候，曾經提到家庭對人類的束縛，因爲家庭，致令他不能有充分的自由，任性地在廣大的世界中隨意飄遊，因爲家庭，因爲責任，因爲道德，他不能盡如己意地將自己的生命完全獻給他的理想，真理與事業。舊有的道德與新的思想所引起的矛盾，破壞了他詩人的懷抱，摧毀了他心中最美的藝術之宮殿。

對於婚姻與戀愛，不但是他自己，也是全人類的，他以爲總是難以樂觀的。當他對我們講到班那的「痛苦的靈魂」「瑪婷」，霍甫特曼的「日出之前」，與柴霍甫的「萬尼亞舅舅」時，表示過他的戀愛觀，他認爲世界上無論怎樣方式的戀愛，總是難以獲得久遠的幸福的。他同意班那的說法，人到世界上來原祇帶了半個靈魂來，他必須在異性中尋找那其餘的一半，這一半在這世界中一定是有的，可是世界太廣大，人心太隱藏，也許這半個靈魂在你眼前飄過，但是你沒有發現她，以致你永遠失去她；也許這半個靈魂你永遠遇不着。可是除了配合靈魂的戀愛，一切的戀愛都是極易動搖的，當任何方，認爲他的對象不是自己那另一半的靈魂時，便有了深切的痛苦，這種失望往往不是對方有什麼敵

重的錯誤或是突然的改變，而不過是因為更接近的生活，使你真正地認識了你所選擇的對象而已。因爲人類的柔弱，特別憎惡「離散」的習性與不澈底的道德觀念，往往使你不能按着自己的理想行走你所要走的道路，以致容忍了你的不滿，放棄了你的希望，矛盾地，苦痛地甚至不甘地抱着自己孤獨的半個靈魂隱恨終身。烈性的人，無奈何時只好自殺，如同「日出之前」中的教授一樣。

曹禺平日的生活很清苦，尤其是到了古城以後。他很儉樸，衣服總有好幾年沒有添置了。他在古城的生活並不十分愉快，我看他異常寂寞。他除了在創作中尋找他的樂趣以外，幾乎將他全部閒暇的時間消磨在圖書館裏。我時常看見他一個人帶着他的讀書簿記在書堆裏潛心靜閱，他精通英法兩國文字，所讀大半是原文的哲學書籍與世界名劇。他讀得很精細，把重要的詞意都摘錄下來。他讀過的書很多，尤其是世界著名的劇作家的重要作品，差不多完全讀過。他的記憶力極強，讀後他不但記得那劇本的主題與故事，並且記得他的結構，技巧與有名的台詞。

他是一個不喜歡講話的人，可是並不是不會講話。他講話最多的時候要算在上課的時候。他的課程沒有一個同學不愛聽，他在校中擔任的課程是戲劇概論，西洋戲劇史，劇本選讀與編劇方法。全校同學最喜歡聽的功課是他的劇本選讀，可以說他簡直不是在講書而是在演戲。他用豐富的情感與不同的音調讀着各種不同角色的台詞，用動人的語句講出每個劇作的靈魂，用親切的理解道出角色個性的發展與轉變。尤其是在講劇本的故事的時候，他能將所有聽講的人帶到他所要講的世界與生活中去，許多心變成了一個心，與劇中人同甘苦，同縱放，同歡笑，同鬱悶，同憂傷。全課堂一點聲音也沒有，連他輕微到幾乎難以聽見的嘆息，也沉重地打動每一個人的心弦。我們甚至愛聽他的授課，勝於捧讀他的作品；我們往往自己費兩天的功夫細讀一部名作，祇能接受一兩段動人的情節，三兩句有名的「悲詞」，而那不易深切體會的偉大作品的精髓，每經他一兩句湛深的評語，而獲得深刻的認識。

曹禺先生的哲學觀念，在這裏難以有限的字句作確當的敘述。但，我可以簡潔地寫出他幾種重要的思想。在哲學上他不受任何宗派束縛，他推崇各宗派的優點，吸取它們的精華，而辯證地接受它們。他讚美柏拉圖神奇的「理想國」，他同情叔本華對生活深沉的憂鬱……他熱愛尼采豐盛的生命力與超人的思想，他折服所羅門的智慧，他仰嘆耶穌對人類所寄予的真誠的慈愛；他毫無偏頗的宗派觀念，極理智地接受應當接受的，揚棄應當揚棄的，不將自己奔放的思想被困在狹窄的範中。

綜合起來說，他推愛一切強勁的生命力，神聖而豪放的自由，積極的創造性與超時代的思想。直到現在他不相信世界上已經有了完善的真理，這時代的兒女不應當為某種思想所滿足而迷信它。應該將它詳盡地分析，選擇地接受，辯證地揚棄，果敢地批評，理智地補充。他鄙視那些盲從地跟隨響亮而趨時的思潮搖旗吶喊的蠢徒，他同情那些不為當代讚賞的新思想，他認為易卜生所提出的個人比羣衆更有智慧的思想有部份的真理。

在文藝思潮上，他特別羨慕與讚美文藝復興與狂飈運動的時代，因為在那兩個不同的時代中，有着相同的精神。那種光芒萬丈揚溢的才華，狂放的情操，驚人的滿富的生命力，無限新穎的創造智能，不顧一切非難而胆敢破壞那些頹舊而具有深潛的勢力的思想的毅力，他被感動。

文藝復興與狂飈運動時代中的藝術家，都是有史以來稀有的天才，他不但長於某一種藝術，而且往往能文善詩又精於音樂或是戲劇，他們大都都具有幾種不同方式的創造能耐。他們之中甚至有體育家劍術家，這是有史以來，藝術界最光榮的時代。

因為他受了這兩時代思潮的影響，曹禺先生極力想使自己博學多能。近年來他除了努力讀書以外，閒暇時他勉力從事學習運動，與同學們一同打籃球，打乒乓，甚至於做啦啦隊的隊員。他那種隱飾自己柔弱，耐着急迫的喘息，同年青的小伙子們一道在場中奔跑時灰白的面容，我深被感動；做啦啦

隊隊長時，他那種忘却了自己的年齡，天真的神態，令人有深切的親敬之感。

（他喜愛狂飈運動，甚至喜愛它那原「Sturm und Drang」的名字，因為他愛它那鏗鏘，有力，熱情的音調。）

對於宗教他有異於常人的見解，但是也如他的哲學觀念一樣沒有確定的信仰。他以為一些自以為唾罵宗教為前進的人，是極其愚蠢的。正像他對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他對基督沒有眼淚的「天國」也有同樣的嚮往。可是這不是說他已經信了宗教，不過他願意研究它。因為中世紀（五——十一）的黑暗時代，宗教執事變成了市僧，教堂變成了法庭，神父們爲了斂錢，而在做着以錢爲人贖罪的騙局，這些使他對宗教有許多反感與懷疑。

不過，耶穌的偉大的慈愛與明遠而深湛的哲言，不能使他立刻否定宗教。人類靈魂不可解的苦痛與寂寞，人類對死亡的憎恨，世界的必然毀滅，（依據元素化合物必然風化與變散的科學定律，物質雖然不滅，但地球一定會毀壞的，科學家早有預言，不可視爲迷信。）推動他開始對宗教作有心的研究。本班有位同學是天主教徒，有暇他很喜歡與他接談，探詢一些宗教的真理。

曹禺在戲劇上的成就，一般人祇知他是劇作家，其實他不僅精於劇本的創作，同時長於導演，並且還是中國少有的優秀演員。他曾導演過高爾斯華綏的「鍍金」，自己的「日出」，「原野」與「正在想」。（「鍍金」亦係其譯作。）「日出」「鍍金」由劇校在南京演出，「正在想」是前年戲劇節在江安，由劇校演出的，極得好評。「原野」是戰後由昆明某劇社特請其飛滇導演的，也轟動一時。至於演劇，據我所知，曾經在「鍍金」「財狂」（清華求學時代）「雷雨」（南京中劇學會）中擔任過角色，在清華演過不少的戲，據說以前多演女角，因爲，那時候女演員不易覓請。我曾經看過他演「雷雨」中的樸園，我認爲是我所看「雷雨」，許多舞台上的樸園中最成功的一個。他親近的朋友，

甚至於以爲他表演藝術的成就高於劇作，若不是受身材的限制，他真是中國能演多型角色而藝術修養最高的唯一優秀演員。

曹禺是怎樣寫作的呢？他寫作最主要的工作，是用長時間收集材料，與製定極詳盡的寫作大綱。（新作「蛻變」的寫作大綱，長及近萬言。）他善於觀察人類的生活與性格，他對生活與人物的觀察無不深索到人類靈魂最深處。他重視性格勝於情節。他在角色的創造上，費極大的功夫，採取多數模特兒之特性，以彫塑其所希望造成的典型。他有豐富的舞台經驗，他熟悉舞台，他的作品竭力使它能適合舞台。寫作時他無時或忘那些重要的舞台條件，他主張以個性發展故事，否定情節發展故事的寫作方法，他極注意他的角色所用語彙，務使每一句台詞，每一個字意，能表現角色的性格，職業與其身處環境。他竭力避免叫角色說作者自己的言語。他以爲「角色」的孕育時期，給他極多的愉快。他願意在「角色」未成形前以很長的時間與他們相處，使自己對「角色」熟悉，熟悉他們如同自己的兒女。他不但重視台詞的確當，他更愛推敲台詞的音節與語調，他在改作時都要用情感試讀已寫成的台詞，仔細體味台詞的音節與語調是否適合每一場戲的情調與每個角色當時的情緒。他留心每句台詞的發音所給予觀衆的音樂效果。他寫作的態度，極爲嚴謹，他不肯放過一個單字，一句短話，不肯忘却觀衆，顧到他們的理解能力與其需要，但並不過分遷就觀衆，他能確定主題，自始至終把握它，使每一場每句話屬於主題，爲主題而作，最後，他喜愛在每部新作中試用新的作風，使每部作品賦有獨特的風格。

曹禺的成功，主要因素，是他圓熟的技巧。而這技巧的獲得，我以爲得益於他對古今名劇的博覽，他的劇作，我們可以看出都多少受着名劇的影響，如「雷雨」部分的受易卜生「羣鬼」的影響，「原野」部分的受奧尼爾「瓊斯王」的影響，「蛻變」部分的受電影劇本「白衣護士」的影響，「正在

想」部分的受理格烈的 (The Red Yarnet Coat) 的影響……不過，受影響決不是生硬的抄襲，而是技巧學習後的活用，其餘因為他對各種學術有廣泛的認識，哲學知識的豐富，幫助他對主題的把握，與對生活的深刻的認識。對於他的成功，我們不能忽視他嚴肅的寫作態度，他幾乎將他的作品當爲他生命的全部。同時他對人類的熱愛，與精進向上的精神，也促成他的成功。最後有一點，我希望提出的：我以爲在他的作品中技巧多於生活，若是在他作品中再加增生活的含素，我想他的成功將更大。(這當然不是說他作品中的生活含素少於任何一個中國當代的劇作家。)

◎曹禺對戲劇理論也有不少寶貴的意見，在劇作方法，他推崇「靜的戲劇」，他憎惡那些沒有「死亡」便不能成悲劇的作家。他認爲真正有價值的戲劇不一定要有「死亡」「決鬥」「離散」，因爲在真實的生活中，「死亡」「決鬥」「離散」是不常有的，常有的是難以言說的隱藏的憂傷，淡漠而難消的靈魂的苦痛與深切而叢雜的內心矛盾。……

因爲這種緣故，他極愛柴霍甫與霍甫特曼的作品，如「三姊妹」「海鷗」「萬利亞舅舅」與「日出之前」「沉鐘」。

作家與觀衆間的聯繫，曹禺極爲重視，當然不能無標準的遷就觀衆，或竟降落意識水準，不過，作家不能忘懷作品是寫給觀衆的，總使他們能夠接受，他讚嘆莎士比亞的寫作技巧能獲有上至顯達的貴族，下至肩磨貿易的貧民的多數觀衆，莎士比亞的劇詞能雅俗共賞。爲了要獲得廣大的觀衆羣，不惜寫出極俚俗的詞句，可是，他的作品藝術價值，非但不因此低落，反取得更高的評價。

關於中國優秀演員的修養，他有這樣的意見，他對於劇校訓練的演員，並不給予較高的評價，他認爲劇校的演員，生活經驗異常微薄，雖則在演技的基本訓練上較有基礎，但一般中國的演員，生活經驗確較爲豐富，但忽視了演技的基本訓練，可是，他們忘却世界上沒有一個偉大的音樂演奏家能不

苦練音階而獲得成功的。所以他們往往雖極努力，但不能覺得那進前的梯階，他深以為要造就優秀的演員，首先要注意生活與技巧的調協，不宜偏頗。

在世界著名的劇作家中，他對柴霍甫有較深的崇敬，他極端愛他那有極高藝術價值的「靜的戲劇」。其次他愛莎士比亞的才華，能寫多種階層的生活，多型的人物，及他深入的人性的體驗。詩情的詞藻，豐富的語彙，猶為餘事。對於易卜生劇作美妙的結構，遠見的主題，精確的台詞，亦有無限的欽慕。

他很少提及自己的作品，不過在許多零碎的談話中，稍許可以知道一點，「雷雨」中太多的技巧，使他漸生厭惡，但仍極愛那沒有登台主角「雷雨」的性格，對於「日出」雖比較滿意，但他頗恨那新的希望的空洞，沒有能在「黑暗的必然滅亡」外，將新世界的基礎穩固的建設起來，他對「原野」頗有偏愛，雖然劇評家對他的評價並不高（尤其是主題）。他愛仇虎，金子，焦大媽，那嬰孺的生命力，極端的仇妒，果敢的毅力與旺盛的生之意志。新作「脫變」，他喜愛了大夫那偉大的母性，更使他愉快的他在以前祇是將他的思想與希望寄托在虛渺中，而在「脫變」裏他看見他的思想與希望已部分的實現在生活與鬥爭中。

「脫變」以後的新作，有「北京人」「家」與「羅密歐與朱麗葉」。前兩者已在上海上演過了。新作「羅密歐與朱麗葉」聽說已經寄到上海，據讀過這譯作的人說：「幾疑是曹禺原著莎士比亞改編。」這當然是過甚之辭，不過可見曹禺先生的譯筆是怎樣信達，怎樣動人。我希望他的新作「羅密歐與朱麗葉」早日上演，我自從離開了曹禺先生以後，每喜往觀他新作的上演，因為看了他的新作，就像重與曹禺先生相見一樣，它能稍慰我深切的懷念。

## 葉聖陶

余立

在將近十年以前，我曾先後聽過兩次前輩作家的演講。第一次是在甯波效實中學，夏丏尊先生講中學國文的教習問題；第二次是在蘇州東吳大學，葉聖陶先生講文藝修養。

現在我想說的是葉聖陶先生。他雖然離世已經七年了，對於他認真治學的態度，還是非常令人嚮往。據他自己說，他作文用句，是一字一字推敲的；可見一個作家的成就，是決不偶然的的事情。

記得戰前，開明書店所出版的三大雜誌「月報」「中學生」以及「新少年」，他都負責一部分輯務。他給與全國各地青年的影響，非常廣大。尤以後二種雜誌，他教導學生怎樣寫作，怎樣閱讀，怎樣剔除文章病疵，其於學生國文程度的提高，真是一個有力的幫助。

十年以前，我就讀過他的長篇「倪煥之」，短篇結集「城中」。我對他小說結構的嚴密，非常敬佩。後來又讀到他與夏丏尊先生合著的「文心」，和其個人的散文集「未厭居習作」，就覺得葉先生文章的深遠，並非一朝一夕之功。你看他多麼虛心，像他這樣有成就的人，題起散文的結集來，還用「習作」一詞！

因為對「中學生」和「新少年」的愛讀，我那時也不免投幾篇稿，向葉先生求指教。記得有一次「新少年」懸賞徵文，題目是「某某訪問記」，叫少年們向那些日常小人物舉行一次訪問。我那時在寧波，也寄了一篇「兩個泥水匠」去。結果，在一千二百三十篇稿件中，竟獲得了第一名。後來據人說，這次稿件的評閱，確是由葉先生擔任的。可見不但葉先生的作品爲我所愛讀，認爲他是前輩作家

中最切實的一個；同時我的作品，也爲他認作少年學生羣中寫得最真負的一篇呢。——（朋友，請你寬恕我的忘形，因爲這確是我生平最得意和最僥倖的一件事！）

看到葉先生的真面目，却是在戰前半年。原來葉先生是蘇州人，那一年他回鄉時，就由東吳大學請他去演講。我是附中的學生，因是也得以參加聽講。

我看見了他，覺得他是和藹可親的。他顯然是一個忠厚人；一件很整潔的嘩嘰長衣，配上他不長也不矮的身體，呈出一副時有微笑但仍帶有嚴肅感的面容，很引起人對他的敬愛。他是不養長髮的，然而一點也不俗氣。

他當時所講的題目，已經忘記了。但總是關於文藝修養的。他最不贊成寫那些不着邊際的，憑空捏造的文章；他竭力鼓勵青年寫那些最接近的，那些知道得最詳細的東西。——要是他知道現在上海一部分青年，正埋頭寫那些外蒙古或是西藏什麼地方的故事，我想他一定不贊成。——他講的態度很安靜，而又很老練。這大約是他熟於教書，所以使他的演講態度，也跟教書差不多。不過這並不是說他演辭像說教，其實他講演的用句是非常謙和的。

聽了這次演講後，我就不會再看見過他。但那時他曾發表一篇「時代教育着我們」，使我很感動。後來又聽說他在跟豐子愷先生合作編中學國文讀本。可是戰事發生，他的計劃，想全燬了罷？

廿六年九月間，他離滬後，我曾在第二年八月上海報上讀到過他的「摘餞飽啖紅櫻桃」的詩句；可見他的心境，顯然很好。因爲崇拜他，我當時也很快活。後來又在廿八年十一月，讀到他寄給他滬上友人的信，就是發表在文學集林第一輯的那篇「樂山通訊」，知道他仍過得很好。現在，可不知道了，但大概仍舊不錯，也許會更堅實一些。因爲時代在教育着我們哪。

## 徐懋庸

余 林

徐懋庸是上虞人，當黎烈文主編自由談的時候，他幾乎間日一篇，用余揚靈，余致立等等筆名，發表着他的雜感。他的文章是流利的，有時也頗見含蓄，雖不及魯迅的深沉潑刺，然而清言舊論，也常有一針見血的妙處。

我和他相識，是在一九三四年頃，那時候他住在花園坊，和曹聚仁在一起。聚仁是個忙人，忽而上大夏，忽而到復旦，忽而趕暨南，成天在幾個大學裏兜圈子。而懋庸却是比較閑散的，他常和陳子展一同來找我，有時候也有周木齋。我們便坐在小館子裏，一面吃飯，一面聊天。木齋絨訥，子展健談，常常說得唾沫四濺；而懋庸恰好成了他們兩者中間的調和。他說話比較的有分寸，因此也似乎有重量。如果說木齋是樸實的，子展是率直的，那麼他的應該是機靈。

他的父親是個木匠，手藝人的家境不怎樣好，所以他年輕時就輟學，在鄉下當個小先生。後來到了上海，考入勞大預科，掙扎着讀了幾年書。他的能夠用法文或日文譯書，多半還是自修得來的。

魯迅的萬言長文在「作家」發表時，他在故鄉，不久就來了上海，我和他在霞飛路 Remington 咖啡館裏談了一個晚上。他告訴我要發表覆信，我再三勸阻，他也彷彿同意了。結果却還是讓一個編者要了去，發表在「現代文藝」上。

關於這件事，我不想發表什麼意見，但對於他的拉扯上許多私人關係，實在覺得很不好。魯迅逝世，他送了一副這樣的楹聯：

敵乎友乎，余惟自問，

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許多朋友對這很生氣，以爲字裏行間還帶着刺。但據懋庸自己的解釋，他實在是非常沉痛的，他起初以爲魯迅終有一天可以諒解他，現在這希望却破滅了。

事變以後，他挈家北行。幾年來沒有一點音訊，據說他已告別文字生涯，在幹更實際的工作了。

## 黎烈文

李 杰

彷彿是陳子展說過：雜文的發揚爛漫，應該歸功于申報自由談。而一提到自由談，我們就不能不記起黎烈文。黎烈文爲湖南湘潭人，法國留學生，在先他也度過文墨生涯，寫了一本「舟中」。回國後，史量才請他進申報，主編自由談。改革之初，他只拉攏了一部份現代派人物，如施肇存，杜衡，穆時英，高明等輩，施肇存替他寫無相庵隨筆，穆時英發表了蓮花落。此外還約張資平寫長篇「時代與愛的歧路」。這樣維持了一些時候，時勢激變着。基于讀者的需要，黎烈文不得不謀再度改革，首先把長篇「時代與愛的歧路」中止登載。當時就紛紛傳言，說是黎烈文腰斬了張資平。張資平一氣，就在什麼報上發表了一篇漫罵性的談話，其中有「又無姊妹嫁給大商人作妾」等警句，逼得烈文登了一個聲辯的啓事，後來是張資平自己也說並無此事了。

自由談經再度改革後，居然大露鋒芒，短評式的雜感尤見精采。魯迅，茅盾，郁達夫，林語堂等都寫得很勤，連巴金，沈從文也有隨感式的雜文發表。沈從文的「勸人讀經」，就是一篇很好的諷刺短文。

因爲上述這緣故，當局對黎烈文就特別注意起來，他不時接到恐嚇信。御辦的刊物上全是些中傷的謠言，五花八門，熱鬧得很，這樣一直繼續到史量才被刺，黎烈文退出申報館爲止。

烈文本來是還在哈瓦斯社兼職的，這時也辭去了，埋頭做着翻譯的工作。

後來，他又膺張靜虛之請，主編「中流」半月刊，和沈起予的光明相對峙。戰事發生後，他帶着

孩子，回到湖南去。自己又流轉到福建，在永安主持改進社，出版了「改進」半月刊，「現代文藝」，和好幾種叢書。

烈女自悼亡後，常常憶念他逝世的夫人，替孩子取了個名兒，叫「念慈」，一直沒有續絃。現在聽說和許學華（蘭田）同居了，我想，他們的家庭生活一定是很幸福的吧！

## 暨南四教授

原予魯

國立暨南大學在八一三以後，由真如遷至租界內，在康腦脫路上課。直至三十年十二月初月末，方纔宣告停辦。但在福建建陽的暨南分校，到現在還設立着。說實話，暨南一枝，學生雖程度參差不齊，教授却個個都是真正的學者。因此自己常常暗暗地想：要是暨南不停辦，也該畢業了。文科畢業，雖不一定能大作大爲，但能受這批教授多年薰陶，至少終不致於像現在那樣除了一事無成之外，又復胸無點墨，給人貽笑。

想到這裏，便不免對當年各教授所給自己的印象，多少有了一些嚮往。於是興之所至，却不覺寫成了如此的四段文字：

### 王統照

提起王統照先生，真是「無人不知」的文壇前輩。但是說實話，自己最初對他並無好感。記得第一天上他的課，他就一句閒話也不說，先分講義；分完之後，就閉講。講的是陸機的「文賦」。

然而，真可以叫人嚷「天」，他的國語我一句也聽不懂。下課之後，我問同學王先生說的是北京話還是本地音，他笑着回答說是「山東話」。當時我有些不相信，以爲或許這個同學是幽默大師的高足。然而王統照先生的話很難懂，是真的。

但是習慣真是一個奇怪的人物，接近牠，我們就熟識牠了。王先生說的話，日子一久，就句句聽

得懂，而且句句有些味道。他說話的中間，很多「這個」。但你不要小看了這兩個字，凡是王先生「這個」「這個」連綿了三十秒鐘或其以上的時間時，接着便有一句最中肯，最精彩，對書本的瞭解最有幫助的解釋話給提了出來。所以我倒是喜聽到他的「這個」。

王先生大約有四十幾歲，頭髮稍稍有些禿，戴着玳瑁邊眼鏡，常年穿着長衫，腳上一雙黑皮鞋。看見他，我常常想他在年青的時候，一定瀟灑而且漂亮。「萬象」長篇小說「雙清」裏有一個于先生，我覺得外表上很像他。

在王先生的課裏，每二星期作一次文。他批分數的記號是用A B C D E等英文字母，外加「十」「一」兩種。我不會拿過他的A，這倒並不是王先生很不慷慨，實在是自己文章不好。——在他那樣的教授面前，我認輸。因為他能指出我的不好「在那裏」。

原是我很自負的。在中小學大批國文教師的作一批語下，我取慣了「清練如洗」「文筆流利」以及到現在想起來不免有些肉麻的「文學天才」的那些頭銜。而且我那時還偶然在外面寫寫稿，一向自以為了不得。因此遇見了王先生，以為作文的批語少不得也是一些獎語。然而，第一次作文批卷發到了，在題目的右下角上，寫着幾個很濃的墨筆字：「細想，多少冗字本不必用！」

就這樣，他在我的頭上澆了一盆冷水。每一次的文章，沒有不是給改得黑烏一片。我感謝他。而因此也知道天多高，學問有多深。自己所寫的，簡直一無是處。

教師替學生批改文章，批改得像王先生那樣的精細，不要說是眼前，即便從前，也是少有的。一般教師常常愛替學生戴高帽子，尤喜在他們的句子上加雙圈，這其實都是貪懶行為，誤人子弟的。最能夠指出學生的缺點，纔是最好的教師。

可惜的是像王和照先生那樣的好教師，我們就在三十年那個冬天以後，不能再上他的課了。我記

得那一天上午，也就是賢兩的最後一天課，在我們教室講台上講書的，正是王先生。他從來不說題外話，然而這一次卻例外。他講了好一些他個人的經驗。

### 鄭振鐸

現在我要說鄭振鐸先生了；這一位高個子，長頭髮，常年穿着西裝的教授。

除了教室，我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內看見他，他總是抽着煙，好像他的右指永遠少不了有那一支捲煙替他裝點似的。尤其在圖書館（他是主任），忙着翻書，又忙着狠命抽煙的樣子，叫人看了真有些代他忍受不了。

在教室裏，他是更其使人覺得有些怪的。我上過他的文學史的課。他教的方法很特別。一般文學史的教授，講授的程序，總是從詩經開講，然後再依次由周秦兩漢的文學，而逐漸講到明清以後的東西。而鄭先生却不然，他是先從眼前的文壇說起，然後推溯而上。

他所講的資料，也有普通文學史讀本所沒有的；那些新鮮而且獨到的史料和史觀，很可惜他不存心自編一部文學史。要不然，市上那些東抄西襲，千遍一律的文學史書本的作者，大可以羞煞。

有許多文壇前輩，到現在都不免帶有一些「老」氣。鄭先生却並不。現在不知道，那時他對近七八年的文壇，却確是具有熱切期望的。他盛譽寫「新水滸」的作者谷斯範。

有一次，他講到元曲。他對現在崑曲的沒落，表示「知音者稀」的可惜。同時他又提起京劇，他說角兒所唱的，如果沒有先讀過脚本，簡直不知所云。倒不如晚間開無線電收音機時，紹興戲唱詞咬字明確，很少破句為可聽。

這當然不是鄭先生在表示對紹興戲特別賞識，也不是瞧不起京劇。但無論如何，今日的京劇之需

要改良，以及越劇之可以上進，已經由他暗示着了。

「萬象」新年號，有一位自稱校對的「賈兆明」先生，寫信給高先生談作家書法，他說到我們這女位學史教授，就說：「鄭振鐸的筆子極粗，字形極大，無論你格子怎裏大，他的字老是藏不進格子裏，有一半要齧出在格子外。再加上添注塗改得極厲害，『滿紙塗鴉』，正好作他的稿子的考語。我們審讀他的文章，可真費力，不要說排字人見了頭痛，就是我們校對人見了何嘗不頭痛啊！」其實，這位賈先生有些「少見」多怪，他雖然看到過那麼多的大作家墨水字，却不曾看到過鄭先生黑板上所寫的字，我們却是看慣了的。那些不但又粗又大，而且歪斜，使人見了立刻會想到開明版「木偶奇遇記」封面上的那五個怪字。要是這五個字，正是出於那本書的翻譯者徐調宇先生之手，那麼這位徐先生，正和我們的鄭先生是一對。在學問上有那麼深的造詣，而寫出來的字却那麼孩子氣，想起來真有趣。

然則鄭先生顧不到這些，他還很愛寫黑板上的字呢。每次下課，黑板上總是給他塗滿了他那又粗又大的歪斜字。

## 王勤培

王勤培先生是中國著名的地質學家，他的著作相當豐富，在開明書店也出版過有關於地質學的書籍。

他在暨南大學教的學科也是「地質學」，學校把它與物理化學生物三門功課同列為文學院基本選修科，任學生在其間選擇一種攻讀。學生方面，因為在中學時都讀過物理化學生物，獨有此地質學沒有讀過，所以大都挑選了這門比較陌生的科目。

因此大家全認識了地質學教授王勤墮先生。

王先生經常穿的是一件絲長衫，人相當瘦，頭髮也不怎樣光亮，臘黃的面孔配上一副深的眼鏡，很顯得出一個下過苦工的專門學者。但也許正是因為學者氣味太濃厚罷？他不很會說話，教起書來有頭沒尾的，儘向黑板畫各種各樣地質變遷圖，叫人摸不着頭腦，尤其是壞學生像筆者那樣的人，偶一思想外涉，（坐在教室中聽書的時候，忽然想到家裏的鳥，今天忘記給它灌水餵食了），待再集中注意力到黑板上時，則已經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對王先生這門功課，我相當畏懼，平日聽講摘記，是只有借重一個姓陶與一個姓姚的同學簿子來照抄的。這給王先生知道了，怕要給他罵？

但說真話，王先生教書是熱心的，你纏不清時，他會不憚煩厭的，一遍再一遍的說給你聽，沒有一般教受的架子。所以大家對他全很好感。太平洋戰事發生後，學校停辦，我們就不再看見他。現在是三十三年年底，和他相別已經三年了。在這三年中，在上海平日遇見的，十個人中倒有九個是鬼，像王先生那樣有專門學問而沒有專家架子的人，尤少遇見。現代中國學術界人缺少的正是這種專家。王勤墮先生現在不知在何處？有人說他到內地去了，要是真的，那麼我願代表受過他的教導的學生，祝他幸福，同時更希望有一天我們再能看見他在黑板上劃各種各樣的古怪圖兒！

## 周予同

自己在學校裏總共讀上了十多年書，遇見過不少的好教師；但是像周予同先生那樣有實學而又有口才的，委實不多見。他能將最枯燥的東西，變成活的講材，而使每一個學生感到興趣，同時獲得有用的知識。

周先生是新史學家，他說六經不過是一種史料。因此他反對唯經學是信的儒教史觀派。但是新史

學各家的優劣，他也是洞鑒秋毫的，他常常這樣下結論：「史學發展的幾兆，大概不出於擷取疑古、攷古、釋古三派的優點，加以批判的綜合，而滲透以高度的爭取民族解放的信念。」

基於周氏在學問上的見解，我們就不難明瞭他平日做人的態度：他對於什麼事，都是以最冷靜的頭腦去應付的；實在他是一個最理智的人物。然而也因此，他始終是一個教書匠。

他是對生活抱着極端樂觀的。記得有一次在課堂上，他偶然談起他自己，他說他常常將自己關在房間內，對着鏡子思量，像自己那樣的人除了教書還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嗎？——結果沒有。因此他——一直教了廿多年書。

同時他又勸告同學，不要常常恨自己不中用。他以為世界上決無沒有用的人，即使一切事都不會做，那麼——他說——養兒子，也是一件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事。

大約正因為周先生如此樂天，所以他的身子很胖。不認識他的人準會當他是一個暴發戶。然而要是我們能再對他細看一下，那麼決不會有這種錯覺。原來他那一團和氣的樣子，不但和生着一臉橫肉的商人不同，就是跟專喜挑學生缺點的其他學校教務長，也大異其趣。（周先生是暨南的教務長。）

廿多年前，他在商務印書館編「教育雜誌」的時候，他的名氣便很響。後來在「中學生」上，又常常讀到他的論文，「過去了的五四」這一篇給人印象尤深。戰後似乎很少見到他的著作，但是開明書店「學林」第四輯，會有他的「五十年來的新史學」，那是對中國史學有極大貢獻的一稿。

周先生教「中國通史」課程，所用的書籍，是暨南史地系主任周谷域所著的那本「中國通史」（開明版）。但那只是一本課外讀物。因為在上課時他所教的，全然與牠不同。考試的時候，他所出的題目極大；因此學生選讀他的課，一臨考試前夕，不必背札記，開夜車。然而平日要是不用心聽他的講，或是不依照他的話去閱讀他所提出的課外參考書，那麼在考試時對着他那個大題目，會有「不知

從何說起」之虞。

還有一點，周先生給我的印象也深。就是他對學生的期望，是很熱切的。他痛罵士大夫，因為讀了書的士大夫，只想做官發財；同時他又對「知識分子」四字作過一層較深的解釋。凡是他的學生——我相信——都選記着他的話。

實在，對於周先生那樣的教授，誰忘得了他？縱然他的門牆桃李盈天下，他已經不再記得起每個學生的名字，但每一個上過他的課的人，對於這個和藹可親，始終熱心於教書的先生，是決不會忘記他的。

暨南還有一個名教授陳高備，也是一個胖子，然而學生對他的崇敬，終不及周先生，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 老舍與聞一多

天 則

前幾年，每值春秋佳日或風雨晦冥之時，斗室枯坐，——甚則俯倚在書文堆疊的寫字台前，往往引動對過去舊蹟，故里風俗，同連年劇戰久已隔阻的良朋等的回思。愈思愈悵惘，愈理愈勢亂的心懷，欲罷不能！然而年光一屑；人間世的擾亂一屑；地理的阻塞又一屑；……其結果不是深吐一口長氣，便是拍一下几案，硬硬心腸，另轉念頭。……但，這是前兩年的話了！比來，身體日衰，精神上日如麻木，從前使自己心傷目暈的憫惜，使自己徒喚奈何的感慨，……現在，無論如何，連這點情感上的激動都提不起。不敢說「槁木死灰」，其實也等於心旨意滅。怪的很！疾病與環境把敏於感受的原性既然變了，即連想像力也折斷雙翼，不易在回思幻念中自由翱翔。至於把筆爲文，更是看作比小學坐杌望教師所出的國文課題還要生疎，呆鈍；不但絕無所謂風發泉湧，就是一點一滴的靈源也漸漸乾涸，不容易自筆尖流出。

懷人麼？——作文字寫出這等心境麼？興味既無，又且莫從起說。記得青年時，時常不忘那一「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的佳聯，以及「風雪凜然歲云暮矣」的俊句，能增加人的懷友思舊之惑，可是，春去秋來，大自然的佳日歷劫永存，風蕭雨晦，鷄鳴嚶嚶的警覺並非無聞，然而如何不放，如何得良朋快覲？關山難越，時空兩非，怎麼想又怎麼寫得出這樣難於描摹，難於追憶，難於預想的情思？

……

實不獲已，強寫此「文」，真純之感徒憑「無花」禿筆已是一片模糊，黯淡，何況至今是否在心頭上還留存着點所謂「真純之感」，自己也毫無信力！

勉強爲之，只可略寫兩位舊友多少年前的生活或性格的片段。至於我的「懷」與「想」，就讓牠將想像的雙翼折斷，墮於無何有之鄉，與土壤拌合培生草木而已。

.....

老舍之性格實可以其作品代表，我敢妄斷，比較他人，——從文章裏透露性格，他在現代中國著名文人中可算最爲明顯的一個。爽脆，幽默，不拖泥帶水，堅定，善能給人歡喜，熱心體貼，似玩世而內裏真誠，似好譏評而不油腔滑調。……夠了，愈說愈像下「的字」很多的定義，姑取一二事以示實證。

戰前，我每次回北方，偶而談到上海文藝界的情形複雜，以及人事的紛擾，派別的明爭暗鬥等。我往往嘖嘆着說：在我真是增長以前不能想像的閱歷，誰知竟有這麼多五花八門的現像。小住兩年，可謂懂得不少。……老舍微笑着，用夾香烟的手指敲着桌面道：「壞了，壞了，……所以你也學壞了啦！哈哈！」雖是玩笑話，此中確含至理，愈日久我愈時時記起。他並不解釋也不下判斷，你細想這兩句多夠玩味的話，這纔是真夠得稱爲「幽默」的妙語！「懂得多」就是「壞得多」！這還用到你的分辯？即完全是一個旁觀者，牠可已將你的「天真」鑿開而失却純樸的心鏡，一層，兩層，無數層的塵土將原來光亮的明鏡蒙上塵污。……

還有，他好飲酒，但從不過量，確能「不激不隨」四平八穩，與他的爲人一例。對各方各式的朋友只要有其長處，他絕無冷落待遇。這從他的作品上很容易細心看出。——很少有絕對的壞人，而極

完美的亦屬罕有。——惟有一點，他到過上海，却不願在上海就業。某某國立大學的文學院長，託我幾次與他婉商請他來滬教書——其實他那時正已辭去山大的教授，惟恃竇稿雜特生活。——他與此大學文學院的院長亦係舊知，論待遇及人情似皆可就，但他堅決回謝。說他無論如何不到這個地方久住。他對這中國名義下的所謂「國際都市」，口未明言，却似蘊蓄着多少不滿。寧願淡泊安居於青山綠水的海角，不肯到易學「壞了」的「春申江畔」。他這點定力非常堅決，這也是其性格的另一面。

從小事上最易觀察一個人流露於不自覺的趣味，而性格亦潛在其中。有一年過舊歲，我家按例做幾樣家常點心以備新年中贈予戚友，與自己嘗食。老舍同他的夫人小孩亦居是處，大除夕，我命人送去內人做的淨豆沙加糖的長圓形蒸麵捲，與另一種一端包漿泥一端包油酥的對折麵捲。（這都是我若千代傳留下來的做法，除過年時並不特做。）若依我的味覺趣味上說，雖是頭一種具有清純的香甜，而後一種却更有既包濃甘又含柔膩的豐富滋味。所以，新年中午晚飯兩樣並陳時，我寧多吃一兩個糝泥油酥捲而少吃前一種。但老舍呢，——過了幾日我們遇到時，他致過謝言，當着另幾位熟人特別讚美淨豆沙麵捲，說是風味清佳，非一般市上所售者可比。而對於我認爲最可口的後一種點心竟未提及。我於是對於他的性格由辨別口味的小節上更爲明瞭。——不是麼？滋味的口嗜與個人的性情之關連，一個精細的心理學者定有分析的解答。

另一位却是與老舍君恰巧相反的極少產的文學者，——聞一多。他自青年在清華園時出過兩本狂情奔放的詩集，直至在上海辦新月社，又印行過薄薄的小本精粹詩：「死水」之外，我似乎記不起他有別的詩文集子「行世」。惟有在「新月」上連登數期的「杜甫評傳」，與幾首譯的白朗甯十四行詩，我讀過頗有印象，歷久不忘。以後，他置身大學，孜孜矻矻從事於「詩經」「唐詩」等專門文學題

材的綜合研究，教授學生，反而不大弄外國文學，對創作也淡焉若忘。——所謂當時的文壇，所謂雜誌，期刊，更得不到他的片文隻字。一般後起青年對這位新文藝運動之前期的詩人自然多數陌生。作品之價值與多產少產毫無關係，一詩一文亦能永遠流傳，與萬口爭頌，婦孺皆知之作，雖生熟有異，却正是趨徑各殊，無所軒輊。

我與一多實在說並非深交，只是泛泛的晤談幾次，彼此客氣罷了。可是從面貌與言談上我已知道他的性格。雖是生於長江中部，却富有黃河流域人的堅硬質地。十年前，我見他穿普通綢夾衫，外加藍布罩袍，有時還搭上一件青呢馬褂。西履不必說，就連稍稍講究的中衣式樣他也未會在意。大而沈著的雙目映在琥珀框深度近視鏡片後面，髮長不常修理，兩鬢高起，顴黑色面容。顯見不是一位純粹神靈的詩人，而是富有忍耐力，好向深難處鑽研問題的學者風度。話不多而紮實，穩重，不會談諧，更難得有味的俏皮話從他口中露出。（這與老舍不也是互相反映的性型嗎？）

他的不輕易落筆與不肯苟同的個性，我姑就所知舉二事爲證。

我有一位富有史地癖而專於讀史的親戚T君，他可說是現代東省中的純篤潛修之士，從二十幾歲致力中國歷史與北方地理的考據，研索，有幾篇永難磨滅的論文會載在有價值的「地學雜誌」等上面。——可惜！兩年前他已在北平因風痰殞其天年！這位，雖因某某介紹與聞君談過幾回，似頗投合，雖略有新舊方法的不同，可是都對於考校史籍深感興味。他有一個仿臨某某古名人的畫卷，是他的同族姪子有三十年專畫古式人物之修養的畫家所臨，設色用筆俱有根抵，并非一般時髦畫匠能比。T君將這幅仿臨佳畫裱爲長卷，後面多留白紙以備請人題跋。他便專託與聞君更熟的同事持去，請其默寫幾句。聞君留下，但爲忙或疎懶則不可知，總之，一置數月未曾送還。T君待之既久，又找原送去者索回，仍然素底如新，沒落點墨。T君猜不透是何原因，（當然不是聞君看不起人或設想不出題

跋的文字)說有甚頓盪?說故學高微?似都非是。我由此一點略了然於他的性格:太慎,太珍重,太看得嚴肅些,對作品如此,即隨意可以把筆一揮的文字也是如此。並非不顧人情,——但是他把文字的藝術價值看得極高,不輕易許可,更不輕易動筆。

那幾年他在山大兼教散文,選取題材不限一格,新舊兼收,示學生爲範。是時以新詩人初露頭角於沈沈新詩界中的某君,恰是隨他上散文班的學生之一。某日他到我處閒談,却說「這幾天正讀你的近作」。我問他是那篇,他纔說出所以:

「聞先生的教書認真,選材之嚴,給分之慎,同班素知。尤其是新學作品,選授最少。前幾天忽然手持你的『號聲』,——今秋印本,與學生大談你的文章作風。他說:現時正是鬧甚麼普羅文學,甚麼口號前進,意識正確等等的時世,像這樣清遠意味,富於藝術,而深入人生的短篇自然不能惹起時髦讀者的熱好。可是,文章有文章的本質,評論,並非時時帶着色眼鏡者,可以據幾個拙笨名詞便抹煞一切。——我挑出這本子裏的一篇給你們細看,作者認真寫其懷感;寫其山巒摯回念中摠出的人生辛怨,是『易夢』這篇。粗心浮氣的讀者讀亦未肯讀下去,無怪沒大引人注意。……」

「第二次上班即將油印原文發下,自然,我早已讀過了。他的確特別讚美你這一篇,講解時,對於情感的分析,背景插話的藝術無不說到。……」

並無宗派標榜,社團異同的袍鞋因素,亦非密切友朋阿其所好。但當那時「新興文學」風靡海上,種種刊物上無不高標理論,拘束作品。我那篇懷舊憶母的短篇,藉在清寂海濱重溫「易經」叙起,故家衰門的情況,深摯溫和的母愛,冬宵夜讀的夢幻光景,虛渺即離的笑翠幽趣,……與十數年後已過三十歲,飽經世變的我對證起來:白雲無依,蒼波幻淚!以前種種宛同隔世,曲折寫來得失自

知。……不意，冷落中一多君却獨重新篇，至少我認爲非心細識高，肯說真話，不比附時趨者，何能說出上面的評論。不是專爲我那篇文字我纔提起，卽非我所作，我也一樣佩服他的獨見，不同流俗。眞能鑑賞方有眞實評論，絕非追隨風氣，人云亦云。但，不是冷靜；不是默契；不是撇開虛夸的浮感。與世俗的管見，又豈易有所發現，有此透切的認識。

可是，話說回來，那個短篇除開君外，並無第二人注意及之，無論文字，言談，我俱未聽見他人閱後的觸感。難道真夠上「曲高和寡」？還是不能「諧俗同好」？

從右述兩點，我盼望還知道聞君的由是略略更可明瞭他的個性，嚴肅態度與對於文學作品上的特見。（雖有人以爲引證我自己的舊文不無自彈自唱之嫌，我也不管。請恕我！自信還不是因他人泛泛的讚揚醜評便以可嗤的淺薄喜怒相應的那樣人罷？）

若干年來不悉這兩位的狀況，艱難困苦中敢以誠心敬祝他們康強安好！此外還有甚麼可說。紙尾還能填上幾行，用舊律體謔詩二首，藉作結束。

青燈冷壁指披枯，坐忘兀兀一字無；天地玄黃聽戰野，國家搶攘豕負塗；不期文字能傳念，共感瘡痍痛切膚；風雪關山再歲暮，鴻鈞氣轉待唱蘇。

低頭忍復訴艱虞，冰雪凝寒慘不舒；四海驚波沉古國，萬家澣血遍通衢；聲聞閉眼成千劫，兼露繁懷溯一斛；渭北江東雲樹暗，何時樽酒共歡呼。

（第二首第五句藉用成句。）

——三十三年初冬，草於故都安福胡同客寓。

## 懷茅盾

東方曠

茅盾率全家離滬，是在「八一三」以後的第二年，到現在已經近八年了。在這七八年裏，我因為和他有些親戚的關係，所以還間續地維持着書信的往還。然而這數千里的相隔，僅僅憑這幾次疏落的通訊是無法明瞭彼此生活實況的，因此，我們彷彿變成漸漸陌生起來了，有時我連這種「報平安」的信也懶寫，困了半年一往還的長時間，那些信就成了毫無意義的「明日黃花」。我甯可憑着頭腦中的想像來懷念他和他的家屬們，我甯可把一切留待日後作面訴的資料吧。

然而我爲着拉住那些快被遺忘的往事，我願意用這枝筆桿來重溫一次舊夢。

茅盾是出生在浙江臨近江蘇的一個小鎮上，這個小鎮的範圍相當大，市面也熱鬧，鎮中有一市河，將鎮劃分爲二，河東和河西分屬於兩個縣份，茅盾的家是在河東，在前清是屬於嘉興府的桐鄉縣，民國廢府以後，他就是桐鄉縣所屬的一個最大市鎮，地名青鎮。這是一個複雜的處所，但也是一個富裕的魚米之鄉，歷次的兵災並沒有影響到這鎮上，所以人口就天天增加起來，從各處逃荒來的難民，都把这小鎮作爲安樂窩，遠至湖南四川的人也大量地寄居在這鎮上，所以到這次戰前爲止，該鎮人口幾達五萬。茅盾就是生長在這個富裕的小鎮上，他的祖上是書香門第，他的父親則是一位儒醫，可是不幸他早歲就喪失了父親，只剩他的寡母和一位胞弟，家產既非富裕，那生活的情形可想而知了。

茅盾之能從小學讀到大學，茅盾之能在文壇上出人頭地，一半得力於他的母親的教誨和影響，我從前曾寫過一篇關於他母親的文章，但只不過是一鱗一爪，在這裏，我還必需加以補充。

茅盾的母親陳氏，出身在一個詩禮望族，她知書達禮，平日家事而外，就以看書作爲唯一的消遣。但是她的個性異常倔強，觀察事物的眼光也較常人遠大和銳利。自丈夫去世以後，她就負擔了支持這個家庭的責任，她把丈夫剩下來的那極有限的財產，幾乎是全部地供給了她的兩個兒子的受教育。那個時候，在這個小鎮上還沒有出外求學的人，然而她偏偏把她的兒子們送到外埠去讀書，等到他們中學畢業以後，還把他們送上了大學去，這在鎮上不但是破天荒的舉動，有些人還認爲是不可解的荒謬舉動。她不管人家背後的議論，她也不理族中人的勸阻，這種大膽的作爲，簡直可說是鎮上的第一人。聽說當她的兒子們寒暑假回家來的時候，一方面督責他們溫習功課，同時又瑣瑣地告訴他們家計的情形；他的意思要她的兒子了解家庭經濟的狀況，使他們更能刻苦自勉。等到茅盾在北京大學二年預科畢業的時候，她覺得實在支持不下去了，於是只好命她的大兒子——茅盾——休學就業，這樣茅盾就進了商務印書館當小編輯，每月獲得二十四元的收入；茅盾的弟弟沈澤民則仍在南京河海工程學校求學。

我之認識茅盾，就在他大學預科畢業，回家完娶，接着就進商務的時候。

茅盾進商務以後，就把家庭接到了上海來住，老太太也同了來，租的是寶山路鴻興坊一幢帶過街樓的房子。不久，茅盾就擔任了「小說月報」的編輯，不久又和幾位文藝同好者組織文學研究會，那時他又祕密地參加了政治活動，他的家也搬在商務的貼鄰順泰里。

我那時在上海大學讀書，茅盾也是該校中國文學系的教師，他教的是「小說研究」和「神話研究」，每天一早他和我同着步行赴校，（那時我是寄居在他家裏，上大是在閘北青雲路）上完課他就到商務去辦公。

茅盾的口才不及他文章的流利，所以他的教課並沒有教得怎樣出色，那時學生中比較和他近接的

有施肇存和戴望舒，他們經常到他家來談天或討教問題。

一九二五年上海發生五卅事件，茅盾是參加着活動的，這運動的大本營是上海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但不久就受到了壓迫，茅盾也受官廳的注意。那時廣州國民政府已經成立了，同時國民革命軍正預備出師北伐，茅盾也於此時離滬赴粵，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的祕書，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發生，茅盾就在事件的第二天離廣州回到上海，他在上海是擔任着國民通訊社（是國民黨的通訊社）的主編。

到一九二七年初（或一九二六年冬）他和他的夫人到了武昌，住在省議會旁邊的一所房子裏，和他們同住的還有李達，那時他似乎沒有擔任什麼工作。不久之後，他們搬到漢口民國日報館裏去，他擔任了該報的主筆。

是年七月又被「歡送」回到了上海。

他在離開漢口以後，先在牯嶺住了一下，那時時局動盪不定，他似乎也還沒有決定行止，後來時局急轉直下，他既不想跋涉南行，於是只餘東下一途。他那時的意志彷彿有些消沉，他似乎已厭棄了政治的文化生涯，而願意專心於文藝的本位工作了。

就在那時——在牯嶺時代——他開始了創作的活動，他開始寫他的三部曲之一的「幻滅」。

上海的空氣壓抑得他不能呼吸，他於是東渡赴日，他寫了「從牯嶺到東京」，滿紙充滿着感傷的氣氛。然而他是遺傳了他的母親的倔強的意志的，所以他雖感傷但不消極，他不管人家的謾罵，繼續埋頭寫出他的「動搖」和「追求」。

在日本大約住一二年，又回到了上海，那時他彷彿已經收了易地療養的功效，他又毅然地走向了樂觀的道路上來，他寫了許多的短篇小說如「春蠶」「秋收」，及未完的長篇的「虹」。

他從此到八一三戰事發生爲止，一直獻身於文藝活動，他寫出了許多的短篇中篇和長篇，「一夜」就是那時的產品。

之後，戰事發生了，他的創作活動也停頓了起來，戰事西移以後，就率領全家（妻子和一女一男）南走香港，他在港爲「立報」編副刊，並替生活書店主編「文藝陣地」。

他又到過一次新疆，在新疆學院任文學院院長，不久，該省政治變動，杜重遠被捕，他和他的夫人回到了桂林，最近兩年則住在重慶，並未離開過一步。

據說他已寫好了一個長篇，題名「霜葉紅於二月花」，可惜我們在此地無法看到這書的內容。

茅盾是一位理智勝於情感的人，所以他能理智地分析現象，把握事實，他應付一切生活的遭遇幾乎是不大動感情的，但這並不是說他沒有感情，他也具備一個文藝家所必需具備的熱烈豐富的情懷，不過他不是外熱而是內蘊吧了，否則他是寫不出這許多有血肉的著作來的。

茅盾的學識相當豐富，他不但於自己本位的智識有深湛的研究，他還對於社會科學下過一翻研究的工夫，他實得歷史發展的軌跡，他能把擺住前進的方向，他之所以能夠在文藝運動中起領導的作用，一半就得力於他從社會科學研究而來的前進思想和意識。

茅盾在文藝領域中的理解也非常廣泛，他對中國的舊學問也經過研究，他註釋過「莊子」「墨子」等書。同時他對西洋文學也十分愛好，他在未去日本以前，他的工作成績幾乎全部是翻譯，他譯過許多的外國作家的文藝理論和作品，而且譯筆異常地流利生動，幾乎看不出是譯品。他後來寫創作的所以能一舉成功，我怕一半是得力於他長期從事翻譯的修養。

茅盾不愧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作家。在這次戰事中他又走遍了半個中國，增廣了許許多多實地的見聞，這是任何作家所不及的幸運，但願他永享健康，定卜他年吐給中國文壇以無限的光輝。

## 記北園二友

李霽野和臺靜農

吉 慶

應該是近十年的故事了，那時我正逗留在北國。

天津是一個十足市儈型的都市，我却爲了生活不得不停留在那裏三個年頭，這期間，我認識了霽野。

他和我同在一個女學校裏，他是擔任着該校的英國文學系的主任。

霽野是一個極小個子，短短的瘦瘦的身裁，言動十分拘謹，頗有點英國君子的風度。他喜清潔，所以衣服常穿得很整齊，他的房間裏也收拾得井井有條，他不抽煙不喝酒，年齡雖然不大，可是很有點少年老成的態度。

我和他一同事了近三年，然而我和他真正友誼的發生却在一樁特殊的事件中。那是一個離暑假開始只有三四天的初夏之晨，我突然爲天津的治安機關所逮捕，罪名是莫須有的嫌疑。他們在我的宿舍裏，載了兩網籃的書去，但等到在屋子裏詢問的時候，探夥們在我的書堆裏檢出兩册我所沒有見過的书來，我否認這是我的東西，自然沒有用，因此只好託人情，霽野就是替我奔走的一人。他所奔走的請託的人，也就是我所認識的人，那時正担任着天津市黨務工作的領導者，和霽野是同鄉而且極熱識的，要是他能替我說一句話，原屬毫無問題可以恢復自由了，不意這人給我作了相反的證明，霽野知道了這事實也大爲光火，從此不和這人往來，我却被送到了北平的軍法處。

霽野爲在北平就近招呼我起見，就把這責任託了他的知友臺靜農。靜農和我原是陌生的，但也許

是爲了愛霽野之託，也許是一種思想的默契吧，他對我發生了一種極濃烈的友情，他爲我奔走，託人，並時作經濟上的接濟，在最後人情到達了的時候——那是魯迅先生的力量——我自然被保釋出來，靜農又親自到軍法處來接我出獄。我這百日之災的沒有受到任何苦楚，完全是李台兩君之力，也因了這衷心之感的緣故，造成了我對他倆極熱烈的感情。

我在平住了幾天就回南方來了，我和他倆經常維持着通訊的關係。霽野後來到英國去了一次，在他回國路過上海的時候，首先就到我寓處來，陪他去會見了魯迅先生，這也是他和魯迅最後一次的見面。

霽野回國後又在天津住了一二年，後來就離開那所女校到北平去教書，並且在平和他的一位高足結了婚。

「八一三」戰事發生以後，霽野還留在北平一所教會大學裏任課，靜農轉輾到了四川去。最近兩年，因爲我也離開過一次上海，所以和他倆的通信斷絕了。我但願這兩位千里分飛的知友，都平安地生活着，以待將來我們三人更愉快的會見。

霽野和靜農都是北平未名社的主幹，他們和魯迅先生不但有濃厚的友情，而且是文學事業的同道者。靜農還曾爲魯迅先生編過一本「魯迅先生及其著作」的書。靜農的外形彷彿是一位從事商業的人，中等的身材，配上那一身厚厚的棉袍——因爲我見他是在冬天——戴一副平常的眼鏡，似乎看不出他是一位學者和作家，然而他的小說却寫得非常出色，「建塔者」和「地之子」是他的成績，同時他又是詩和民歌的研究者，他還編過一本「淮南民歌集」。他和霽野同樣寫得一手好字，我非常偏愛他的字，所以曾請他給我寫過屏條，他在四川的時候，還寫信給我替他買什麼法帖，但到法帖給他寄去以後，就再沒接到過他的來信了。

辯野文學上的業績都在翻譯方面，他譯過「文學與革命」（特羅茨基）「往星中」「黑假面人」「被侮辱與損害的」「不幸的一羣」「簡愛自傳」等書，他還在翻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大概還未出版。

他倆都是安徽霍邱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 憶崔萬秋

但 萍

瞻望天末，天末飄逝着白雲，它勾起了我的一縷睽懷故舊之情。

在遙遠的天末，躊躇着始終在我意念中的一個熱情朋友——崔萬秋。

我之和萬秋認識，是在他編大晚報副刊「剪影」的時期。最初，不過是在平凡的宴會上，大家漠不相關地點一下頭。但，由於接觸的次數較多，漸漸就成了「談得攏」的朋友。他談吐萬爽，在他的胸臆間沒有隱藏着的話；愛好酒，喜歡撩天，這一切都合乎「訂交」的條件，於是我們便在短時期中成爲了稔友。

在儀態上，萬秋是有一點缺陷的，在他的臉上，密布着因「天花」而留下的痘痕，然而這無損於他的俊逸的丰神，在外貌上，他依然是一個風流倜儻的人。

因爲他是山東人，居留上海的時間又不久，所以操的是一種不純粹的國語和滬語兼而有之的口音，聽起來怪有趣，這使我想起了另一個天才藝人——盧世候，他們同是臉上有缺陷，却同樣的隨處顯示着嫵媚。

萬秋有居留東瀛人士的習慣，當他初進大晚報時，每天踴躍進編輯室，老是脫下帽子，向各同事一一頷首爲禮，連聲道「早！」薛大哥在「汾河灣」一劇中，有「禮多人不怪」的口號，但崔大哥的多禮，恰是獲得了相反的結果，大晚報編輯部中人，對於萬秋的一個個打招呼，無不詫爲異事。萬秋後來也明白了，這不是咱們中國人的習慣，纔廢除了這一重儀式。

我在和萬秋訂交的數年中，始終沒有見到萬秋的夫人，問起他時，他自承是個獨身者。但我從另一方面得悉，他不但有夫人，而且有孩子，不過都在山東鄉間；事實上，萬秋別的事從不瞞人，惟有提起他的夫人，彷彿間過去大概不甚相得，也許他們是一種舊禮教下的結合。

這自然是一重灼熱的痛苦囉！不能愜意的婚姻決定了一生的幸福之絕望，這在一個熱情奔放的青年無異是苛刻的桎梏，而熱情有時又是無可遏制的，於是，他祇得從一種非正常的方式下另謀安慰了！這樣，就產生了一段當時盛傳於藝壇的韻話。

那就是他和三歌星之一的汪曼傑的羅曼史。

彼時，正是無線電播音的全盛時代，許多歌唱社在需要的殷切之下應運而生，歌唱女郎在麥格風前展弄她們清柔的歌喉，由無線電中播送到每一個聽眾的耳管裏。大晚報就利用這一個時會，舉行三大歌星選舉。

當時參與選舉而競爭最力的，有周璇，白虹，陳曉芳，汪曼傑幾位。

在無線電歌唱的陣營中，這可是享名的人物，有許多的聽眾爲着他們甜蜜的歌聲而沉醉。

嚴格地說起來，汪曼傑是其中最軟弱的一個。但競選的結果，汪曼傑竟膺選爲三大歌星之一。據一般傳說，這其間崔萬秋幫了她不少的忙。

爲一個女朋友在可能範圍內略効微勞，這也是情理中事。但汪曼傑知道這完全是一種「倖致」，因此在一舉成名之後，對於崔萬秋不能不存着若干的知己之感。

旁人看到萬秋汪曼傑的形跡日密，認爲萬秋已有了收穫；也就是說：有了情的飢渴的安撫者。但事實上，崔萬秋是個法弱的女性追逐者，他和汪曼傑，祇是在形跡上成了膩友，他們進行的是一個富有詩意的互相瞭解的戀情的過程。

在舞場中，或是劇院裏，汪曼傑時常披了白色的短大衣，偎依在萬秋的身旁，以「鴛侶」的姿態出現，汪曼傑對於白色有特殊的嗜悅，他像是古詩人筆下的白衣人。

萬秋和汪曼傑的「雙攜」韻語，是攸久的，也是短暫的，單純的知己之感終於不能作愛的雜繫，何況又有既成的婚姻上的障礙，他們的結合在雙方方面都知道不可能，在一個相當的時期之後，他們終於疏遠了。

在崔萬秋的生命史上，這永遠是一個不可磨滅的烙印。是甜密的，也有些辛酸。因此，萬秋的生活是越發頹唐了！他時常拉住了朋友跑上酒樓，微醺之後又騁着朋友走舞場，我在這個時候，就時常成爲他的陪賓之一。

當時，他爲大晚報編着「剪影」，又編着「火炬」，每天要發兩個副刊的稿，而他又自己執筆，寫着一部長篇小說：「女性羣像」，當然，他的一度熱戀着的膩友汪曼傑，也是羣像之一。他在小說中發抒着他的鬱勃的心情，創製了一部類似沙陀布里昂的「亞達娜」一般風趣的作品。

戰事爆發了！我比他到漢口，不久，我們又在異鄉的羈旅中碰了頭。他的頹唐一變而爲興奮。

——那時候，他是跟了董顯光一起走的，董氏主持國際宣傳局，他在那裏担任了一部份工作。

同時天涯流浪人，更加深了一層親切的友誼。有一天，他誠摯地對我說：

「我們每天有一份報告，要呈到上面去，這份報告，一定要出之於字跡挺秀的人之手，你能不能幫一點忙？」

我爲了他所說的時間是在深晚，而那時我正和過去的萬秋一樣，浸沉在粉紅色的甜夢中，竟辜負了他的一片盛意，至今我還覺得愧怍。

七年了！整整的七年了！我和萬秋音訊間隔，在這悠長的歲月中，始終沒有通過一次信，以前聽

得人說起，他在蜀中，編着時事新報的副刊「青光」，我知道這一位熱情的故人，依然是在爲着報人應盡的天職而努力着。

海棠溪上的杜鵑花，現在也許開得正盛吧？但願故人的一支健筆，也和杜鵑花的色彩一樣，開放着絢爛的花朶。

這里，敬以心香一瓣，祝故人無恙！



第一輯  
出版預告

3 名家近作選

茅盾 靳以  
巴金 沈從文  
老舍 冰心  
端木蕻良 等

4 一個演員的手冊

石揮

5 狗

墳

6 動物獵奇

曉歌

7 恨海(舞台劇本)

沈羽鷗

宋約

8 女首領

程小青

9 驚人的決戰

程小青

# 四維出版社

最新出版

1. 蔣委員長

新言行錄

附·原子炸彈

2. 勝利之歌

3. 勝利歌聲

4. 集中營

5. 安琪兒歌選

歡迎批發

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 集 一 第 ·

# 會 筆 家 作

· 著 筆 錄 ·

嚴	渭	山	子	葑	林	昔	田
蕪	西	山	木	菲	拱	凡	苗
但	吉	東	天	原	李	余	余
洋	靈	方	則	子	杰	林	立
		曦		魯			

元十五幣法

價 定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月一日初版

• 版 權 所 有 •

編 選 人	柯 靈
發 行 人	馮 恭 才
封 面 設 計	王 柳 影
發 行 者	春 秋 雜 誌 社
	四 維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慧淑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三三四號

F. S. L.

419210

